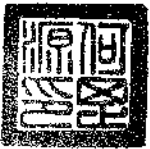


齊

大月刊

何思海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日出版

齊大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濟南私立齊魯大學校印行

齊大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楚詞研究(續)

周幹庭

神秘的宇宙

斐禮伯
傅爲方譯

從墨翟說到楊王孫(續)

許炳離

論文學的形式

舍予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高梅

隱者 F. D. Boreford 著

舍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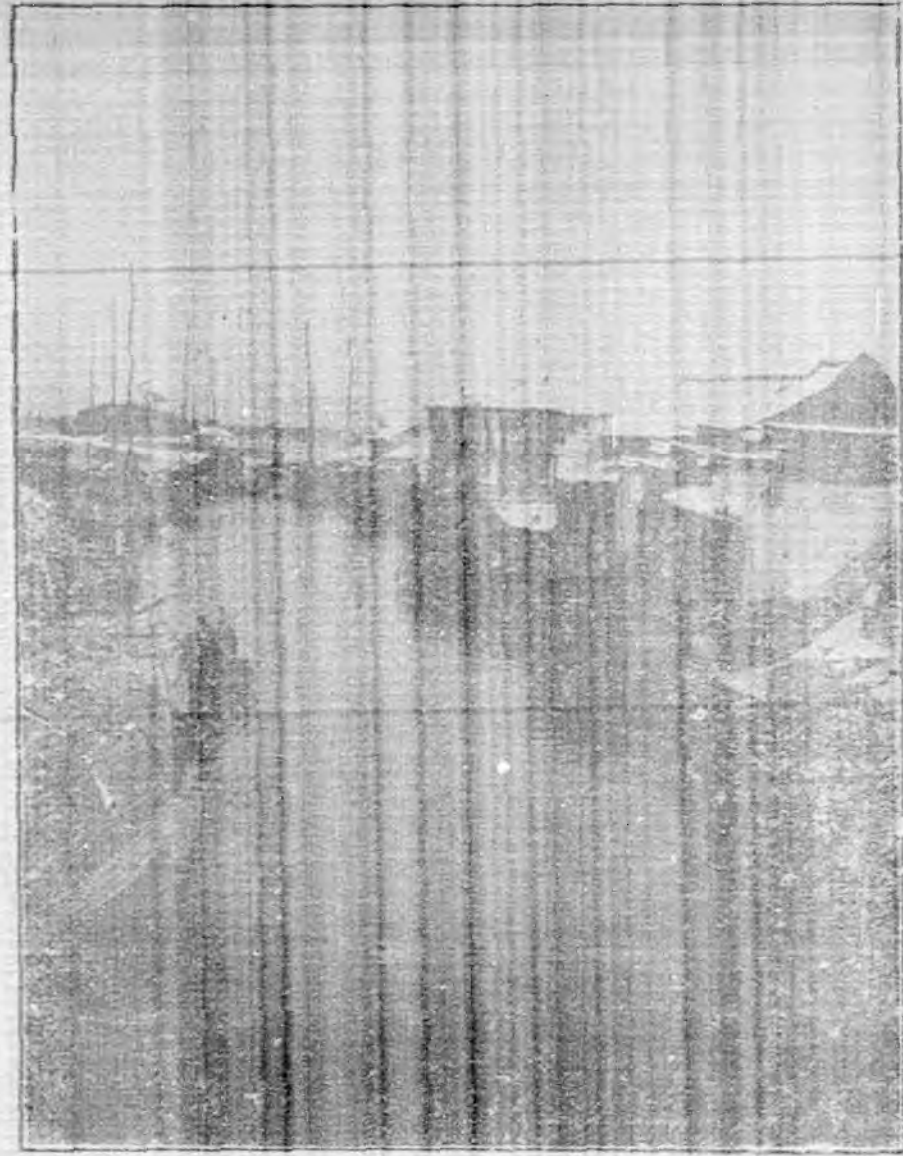
一些印象(續)

舍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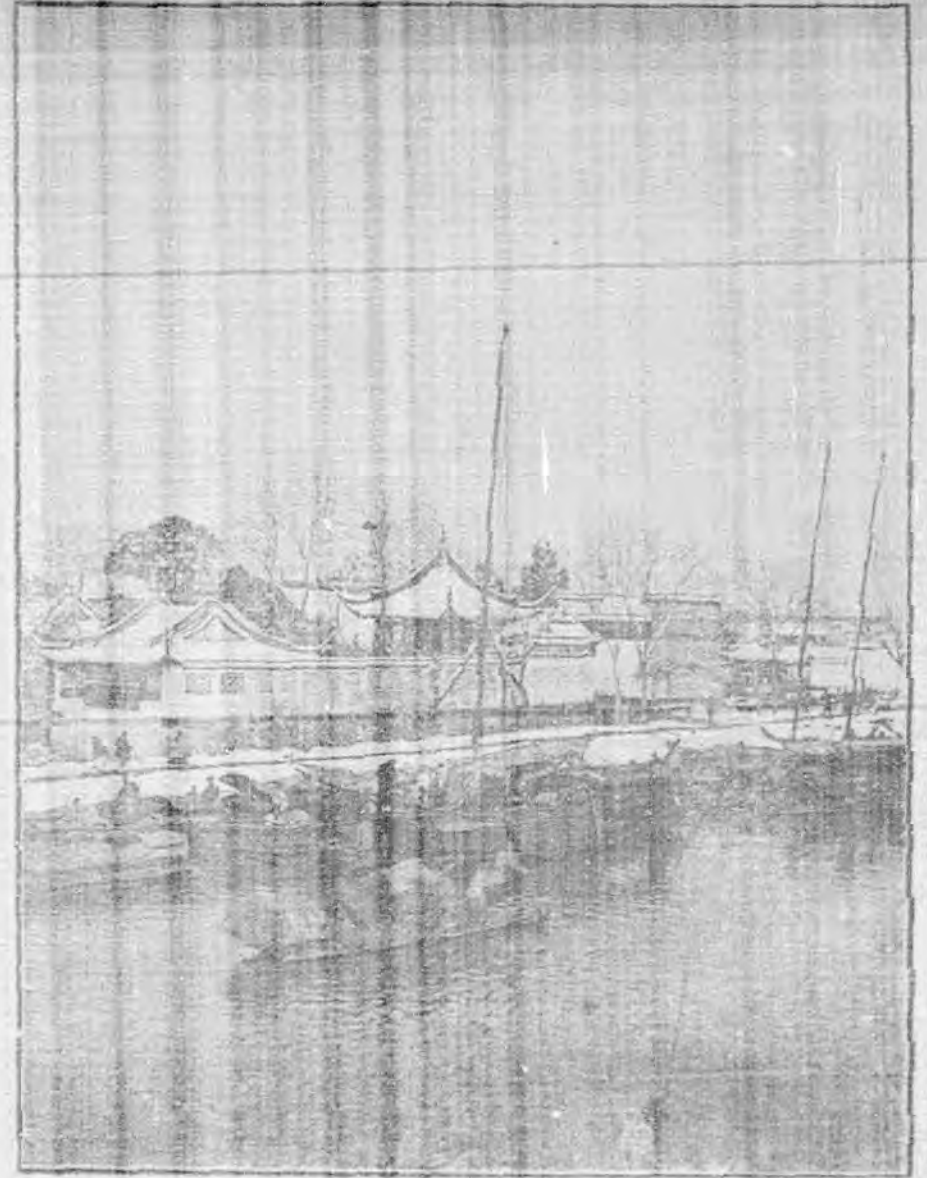
校事摘要

編輯部的一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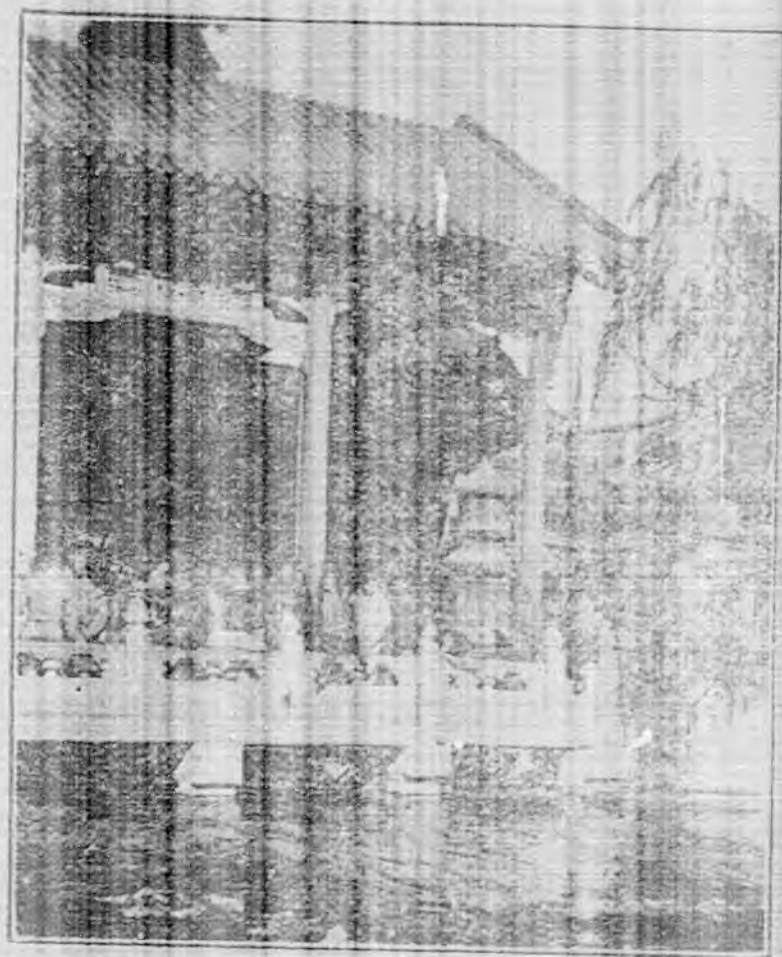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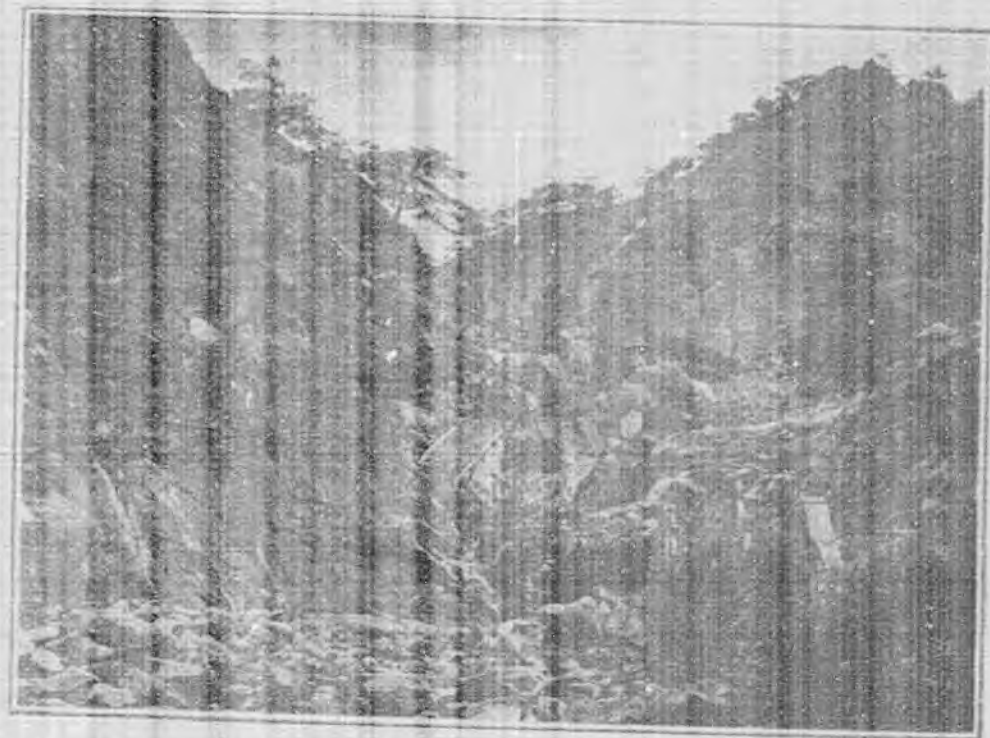
二之景風河運



一之景風河運



泉 突 鈞



山 安 泰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周頌良相篇則說：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按詩邶風柏舟篇只字註，只語助辭。而齊風南山篇止字註，止語辭。語辭即語助辭，可知只與止音義皆同了。說文只部下說：「語已詞也。」段註說：「已止也。矣只皆語止之辭。」許書既以止訓只，益可見只與止的音義，完全相同。則前所說詩齊風南山之「既曰歸止，何又懷止，」亦未必不可改作「既曰歸只，何又懷只。」之只字了。

丁、彘字形容詞

離騷經說：揚雲霓之騰諤兮，鳴玉鸞之嗽嗽。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抑志而弭

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湘君說：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湘夫人說：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山鬼說：靈壝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詩對於雉鳩，則說牠是關關。對於葛之葉，則說牠是萋萋，或莫莫。對兕，則說牠是蕭蕭。

對武夫，則說他是赳赳。對雉之飛，則說泄泄。對鴻之鳴，則說嗷嗷。對河水之流，則說瀼瀼。

翻。澆。澆。疊字之多，幾乎每章皆有，均爲楚詞所取法的。

戊、雙聲。形容詞

楚詞之中，形容詞用雙聲的，非常的多，不能備舉，茲略舉於下：

離騷經說：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湘君說：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大司命說：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

九章說：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惜往日說：妬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媿而自好。

悲回風說：存勞髡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

遠游說：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詩蘭離篇則說：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鄒風谷風篇則說：暵勉同心，不宜有怒。何有何亡？暵勉求之。

鄒風旄邱篇說：瑱兮尾兮，流離之子。

幽風七月篇說：二之日栗烈。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又鷓鴣篇說：予手拮据，予所將茶。

又東山篇說：町疇鹿場，熠燿宵行。

凡詩中用雙聲字去形容一人一事或一物的，幾乎每篇皆有，而在國風中爲獨多。這也是楚詞取法的。

己、疊韻形容詞

離騷經說：佩纒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望瑤台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雲中君說：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湘君說：橫流涕兮澌澌，隱思君兮旣側。

哀郢說：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

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遙道而來東。衆踳踳而日進

兮，美超遠而逾邁。

楚詞各篇，用疊韻形容的，更多於雙聲。以上不過舉少數的以證明牠。

詩周南卷耳篇，則說我馬虺隤。

邶風燕燕篇，則說差池其羽。

施丘篇，則說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簡兮篇，則說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王風中谷篇，則說有女世離，慨

其歎矣。慨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齊風甫田篇，則說婉兮孌兮，總角卯兮。

唐風

椒聊篇，則說椒聊之寔，蕃衍盈升。椒聊之寔，蕃衍盈匊。

網繆篇，則說網繆東薪，三

星在天。網繆東芻，三星在隅，網繆東楚，三星在戶。

檜風羔裘篇，則說羔裘逍遙，狐

裘以朝。

隰有萋楚篇，則說猗猗其枝，猗猗其華，猗猗其寔。

曹風侯人篇，則說晉

兮藟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以上但就國風調查，叠韵形容词，已有如此之多。其餘大小雅，魯周商頌，尚不在其數，爲

楚詞所取法，也是無庸諱言的。

庚、疑問句

如天問篇說：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攷之？

冥昭晻闇，誰能極之？

楚詞研究

二六五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與詩衛風河廣篇，章句相似。其詩說：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誰謂宋遠？跛子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看以上楚詞與詩的章句，大致相同。不過疑問句子，略有上下顛倒的分別。陳鐘凡先生說：「此體全仿三百篇，未能別創新製，脫離北派文學而獨立也。」楚詞之本乎詩，即此也可証出的。

辛、多用草木鳥獸等字

查楚詞各篇，言蘭者二十一，言蕙者十三，言蓀者八，言薜荔者各六，共言草者五十四次。

而詩則言黍者二十一，言稷者十七，言薇者十一，言荼者各八，言葛者各七。各言一次者，尙有三十六種，共言草者一百十五次。

楚詞中言桂者十一，言椒者八，言木蘭者辛夷者各三，共言木者二十五次。

而詩則言桑者二十八，言棘者十一，言松言柏者九與七。各言一次者，凡二十四，共言木者七十九次。

十九次。

楚詞中言騏驥者十一，言馬者四，言虎豹與豺狐者各三，共言獸者二十一次。

而詩則言馬者四十三，言羊者十三，言鹿者十一，言牛言兔者各十，只言一次者凡十，共言獸者九十七次。

者九十七次。

楚詞中言鳳皇者十二，言燕雀，言鷄鶩，言鳧，言雁者各二次，共言鳥者二十次。

而詩則言黃鳥者十一，言鷄言雉者各八，言鶴者六，只言一次者凡十一，共言鳥者四十四次。

今將楚詞與詩鳥獸草木多少比較表列下：

書	名	較			數
		比	多	少	
楚	詞	草	木	獸	鳥
詩	經	草	木	獸	鳥
		115	97	21	20
				79	44

看以上列表，楚詞中言草最多，言鳥最少。而三百篇也是言草最多，言鳥最少。四項之中，就有兩項相同。這也是楚詞之本乎詩的明明徵驗了。

第四章 意義相同

王逸離騷經序說：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妾，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王逸九章序說：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

王逸卜居序說：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惑，不知所爲。

觀以上三序，知屈原當日，是不滿意於其君的人。與詩中妻不滿意于其夫，子不滿意于其父，或其母的人，正相同。

妻不滿意于其夫的，如邶風終風說：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諛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蠶。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噎。不日有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噎噎其陰，虺虺其靈。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子不滿意於其母的，如邶風凱風說：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子不滿意于其父的，如小雅小弁第三節說：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統觀以上三詩，雖不滿意于其夫其父其母，而出言溫厚和平，未嘗有一句憤恨謗讟的話。這正和禮記上所說的一溫柔敦厚詩教也。那句，是一樣的意思。而屈原既見疏于懷王，又見謫于襄王，晚年坎密，可謂至極。而所作的離騷等篇，也是抱一種憂而不傷怨而不亂的態度。我們說他這種溫厚，這種和平，是遠本于詩，也是不錯的。

九章中有追悼屈原之文，如悲回風說：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于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陳鐘凡先生楚詞各篇作者攷說：「言及屈子沈淵，明屬後人追悼之作。」且「任重石」句，追悼中更含譏諷意）。

九章中之惜往日說：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讎君之不昭。……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不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孽君之不識。（陳鐘凡先生說：「更推而及其死後，視屈子口胸益多不合。」且沈淵者，斷無預先告人之理。）

以上二節追悼屈子，正與秦風黃鳥追悼三良之詩，其意相同。其詩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此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楚詞中言美人的，非常的多，除前第三章典故欄，已經備載外，再言思美人。思美人說：

思美人兮，馳涕而矜持。擊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

芳草。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塞裳而濡足。

而詩之思美人的，如邶風簡兮則說：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再詩之思伊人的，如秦風蒹葭則說：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統觀以上各節，除思美人思伊人意義相同外，楚詞所說的「長洲」；詩所說的，「西方」，「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都是美人或伊人所在的處所。楚詞所說的「芳蓀」，「宿莽」，「芳草」，「薜荔」，「芙蓉」。詩所說的「榛苓」，「蒹葭」，都是思美人或思伊人的，一時所目觀的景物。楚詞所說的「墜涕疇始」；詩所說的「西方之人」，「道阻且長」，「道阻且躋」，「道阻且右」，都是思美人或思伊人而不可得的感傷。這也是楚詞本乎詩的確實的明証。

再就車戰一事證明牠，九歌國殤說：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又說：霧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詩中言車戰者，在秦風小戎說：

小戎儻收。五檠梁輔。游環脊驅，陰鞠塗績。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小雅出車篇說：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旛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觀以上楚詞之言車戰，也與詩相合。即此一端，說楚詞是本平詩，也不是無理由的。

第五章 結論

從前論楚詞的，不止一家。如王逸章句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劉彥和辨騷說：「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風味，亦言體同詩雅。」又說：「屈深紂之猖狂，傷季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朱子傳註，引淮南王安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以上批評楚詞的，吾不論其意旨如何？當否如何？今但用自己的眼光，觀察以上聲韻，句法，意義，三條，覺楚詞與詩，寔有鈞心鬪角，相聯絡而不相分離的關係。

大凡一種文學，不能驟然發現在中國國裡。必須經若干時代的醞釀，若干時代的改革，和若干時代的演進，然後發出一種特別而不可磨滅的色彩。就五言七言詩而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將進酒

等等，有三字句，有四字句，有五字句，有六七字句，有九字句，參差錯落，盤迴紆折，可謂達到詩的神化不測之境。其寔詩的祖先，大不是這樣的。牠產生的第一期，原爲三百篇之四言，第二期爲蘇李酬和之五言，第三期爲漢武及羣臣柏梁聯句之七言，第四期乃爲李白等之長短句古風。到了長短句又複雜又紆迴又燦爛的時期，遂把產生的次第全忘，是不可的。

再証之於曲，如著名崑曲之長生殿桃花扇琵琶記等等，纏綿悱惻，聲色并茂，可謂已臻曲之勝境。其寔牠的始祖，也不是這樣。查曲之原始，雖始于洛陽帝之夜飲朝眠曲，而當時過於簡單，絕不發達。那末曲的第一期，不能不推金章宗時的董解元西廂記了。

以後本董西廂，而又加以擴充，加以附會，遂成爲王庭甫之西廂記。同時關馬鄭白四大曲家，崛起于江北河北山西等省。其每篇雜劇，除趙氏孤兒特別五折外，其他多用四折。又有楔子。每折之中，只限用一宮調。每折唱的人，只限于正旦正末。淨和丑和其他脚色，只可用白，從無唱的。這算曲的第二期了。

以上說的，都是北曲，那末，南曲和崑曲，又何從而來呢？按元北曲大家馬致遠，元代大都人。尚仲賢戴善甫，元代真定人。三人均爲江浙行省務官。張壽卿，元代東平人。爲浙江省掾吏。白仁甫由真定移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鄭光祖，元代平陽人。補杭州路吏。曾瑞卿大都人。

，喜江浙人才之多，自北來南，因家焉。因此北方的文學，漸輸入於南方江浙等省。始由北方傳至杭州，繼由杭州傳至崑山，故曰崑曲。始則每曲四折，繼則每曲改爲二十齣三十齣不等。始則每折之中，用一宮調，繼則改爲六宮十二調并用。始則每曲唱的，限于正旦正末，繼則改爲合唱。由簡而繁，漸造成一種又複雜又濃鬱之崑曲。這算曲的第三期了。

陸侃如先生楚詞引論說：「兮」字爲南方文學形式上惟一之點。其定「兮」字，（前已研究）三百篇早有了。不過不像楚詞那樣發達就是了。

詩有每句用兮字的，如齊風猗嗟篇說：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詩有兩句用一分字的，如鄭風野有蔓草篇說：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詩有三句用一分字的，如周南麟趾篇說：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編閱全詩，皆句末用「兮」，無句中用「兮」字的。（容兮！遂兮！叔兮！伯兮！菁兮！蔚兮！當認爲兩字一句）少六七字用「兮」字的，惟伐檀章，多長句用「兮」。然不過居數十分之一二

，不可爲例。那末，句中用「兮」，或長句用「兮」，楚詞各篇，寔最爲發達的。

短句中用兮字例：

少司命——秋蘭兮青青。

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

長句中用兮字例：

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回風兮載雲旂。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若樂兮新相知。

按兮字的演變遞推，始則四字句用兮，繼則六七字或七八字句用兮。始則句末用兮，繼則句中亦用兮，始則十分之一句用兮，繼則十分之八九句用兮。我們由後溯前，由流窮源，可知唐代長短句之古風，遠祖乎風雅四言。複雜濃縟之崑曲，遠祖乎元代北曲。因遞變而愈新奇愈活潑的楚詞，遠祖乎三百篇。這是有根據的，不是強拉的。是有理由的，不是武斷的。若以爲「北方文學是南方

文學的源泉」，就是南方文學的奇恥大辱。遂強詞奪理的，數典而忘了牠，未免所見太狹了，余論當否；請質諸讀這篇楚詞研究的人。

神秘的宇宙

斐禮伯
傅爲方譯

此題乃英國著名天算學家姬恩司爵士於去年十一月四日在劍橋大學紀念瑞德講演 *Rede*

Lecture 會中所講演者·下文係譯自倫敦時報 *The Times* 十一月五日所披露之節畧·

姬爵士講演開端，以妙好比喻，表示吾人所處之地球，在空中若何微小。諸星中有若干稍大於地球者，但大多數是比地球大的多。甚至幾十萬個地球，藏在各星之內，尙綽有餘隙。空中已發現大過地球幾兆倍的大星。宇宙中所有諸星之總數，大概可比之地球諸海濱上所有之沙粒。

此無量沙多之星，在宇宙中行動，並不相礙。宇宙之大，甚至一星微近於他星，即爲罕遇的事。通常多是閃爍孤立，如同船在汪洋大海之中。若以船代表星，按比例推之，其最近之鄰船，當在百萬英里以外。

次段姬爵士描述太陽系之產生，由於二十萬萬年前兩星之相撞。初時有如盲人遊行在空中之第二星，一旦行至太陽呼聲內之距離，這第二星就使太陽面上發生潮汐，這潮汐比月在地球上所影響的那潮汐大的多。使太陽面上生成甚高的山；第二星愈近太陽，則山愈高。到開始後退之時，其生

潮之引力增大、以致此山被破裂，就放出其自身被破裂之小塊屑，有如浪頭上噴出的浪花一般。自此以後，這些塊屑，就繞其生母太陽而轉運，即所稱爲行星，大小不等，吾人所居之地球爲其中之一。○……

此諸塊屑，漸漸冷縮，到如今，其本有的熱量，幾乎全消散了，而所有的熱氣差不多都由太陽輻射而來的。天長日久，此塊屑中之一產出生物，此現象之如何，所以，即在何時，爲吾人所不曉。生命之原始，屬極簡單的有機物，其生命能力之範圍幾不外生殖與死亡。但由卑微的開端，漸現出一大的生命流來，越來越複雜，直進行到產出一種特殊超越的生物來，爲抵其頂點。此生物之生活，普通以情感，志向，與審美之重視，及寶藏其最高尚的希望與至美善的慾望的宗教爲中心。

行星系之稀罕，含有特殊重要關係，繞每星而在相隔定距離之處，有一薄球層，爲生物區界。層之內或外生物都不能存在，因在層外離星較遠，生物必寒死；在層內離星較近，生物必焦枯。約計凡係生物可存在之諸球層的容積，總共不抵全宇宙間的千分之一；即在該層中有生物之現象，亦不多見，因其他恆星體鮮有如太陽之動作而放出行星者。大約十萬星中可有一個，在生物區界中有其附屬之行星。

因此似乎不可信產生如吾人之生命爲創造宇宙的計劃。換言之即似不可信創造的宇宙計劃爲要

產生人類。誠若是，豈非機械之大小與產品之多寡大不相稱嗎？無論如何，初視宇宙，則人類似為一種極不重要的附屬品，並不在宇宙進行之大路上。不但就吾人的來源方面研究，作如是觀，即推想人類生存之所以與將來之歸宿，更無異言。

古羅馬人的故事，神王 *Jupiter* 的兒子譚塔路司 *Tantalus* 受重刑，令立在深湖中，幾乎要淹沒，但不准水入其口，終致渴死。人類將來之命運，亦大約如此。宇宙中強半的實體皆屬過熱，生物在其上不能存在。但人類究竟或因寒冷而死，物理學所推論的與天文學同。按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物理學一普通原理；宇宙將來的結局為『熱滅』*Heat-death*。在此情況之下，宇宙能 *Energy* 之全部，是到處一致的分佈，即宇宙中一切物質之溫度皆相等。且此溫度甚低，以至生物不能存在。宇宙沿何路線而到最後地步，不必深究，而其路程之終點，不能外乎一般的死亡，如羅馬國俗語「一切道路，皆可達羅馬城」。

因此天文學為吾人提起一大問題，即「究竟生命總計不過如此乎」。要答覆此問題，須于物理學得之。姬爵士此時又描寫機械主義對於宇宙解釋之來歷及發展，但遇着現代所稱「量子論」*Quantum Theory*，却大受阻碍。

此新的學說，似乎將素來立在天然界引導者之地位的因果定律推翻，故頗令人詫異。舊的科學

曾自信的宣佈自然界祇可沿一條路進行，此路之時間，始終爲因果連續不斷的練鏈所規定：「甲狀態，不免爲乙狀態所繼續」。但現在新的科學祇說甲狀態或爲乙，丙，丁，或無數的其他狀態所繼續。固然可說乙較丙，丙較丁，爲更可遇之狀態云云，亦可謂乙，丙，丁諸狀態之相對的適遇 Probabilities。但不能預定某狀態繼續某狀態，固非依適遇法不能詳之。

現在數理學家，大抵設想（或暫時設想）含單一原子或電子之串，全不帶決定性質。並且大範圍中所有外觀的決定性，不過僅屬統計的性質而已。在研究衆多原子及電子之時，用算學上的平均定律來加一種決定的性質，此性質爲物理學上之定律所不供獻的。

現在吾人觀察宇宙，大概爲波所合成，即所謂輻射波，其性質于光之波動說中言之頗詳；及物質波，其性質乃爲波力學 Wave mechanics 正在研究中。近代物理學正將宇宙之全部推進一種或數種的「以脫」Ether 裏面去。……此「以脫」之物理學上的性質須詳審研究，因宇宙之真實的性質必隱藏其中。

論到相對論，姬爾士謂以四度純粹幾何學的「連續體」 Continuum 代替舊說機械而帶膠性的以脫。此連續體之構造中，空間與時間相混雜以至莫可分開，並非爲一實質，乃屬一種架格 Frame work 爲抽象思想的創作品。

姬博士續用活顯的比喻，表示許多物理學家視電子波 *Electron-waves* 爲適遇波 *Waves of Probability* 之觀念。論到潮波 *Tidal waves* 乃指物質的水波而言，此水波前行，將路中所經之物體，都浸溼了。所謂熱波 *heat Wave* 之意義，乃一種非物質的東西，能將所遇之一切物體，都熱起來。但如某日報登載自殺波 *Suicide Wave* 之意，非云凡在該波之途徑中的人民必趨自殺，乃僅謂人民自殺之適遇增加耳。設自殺波過倫敦城，則自殺之殺率增高，設其過魯濱孫 *Robinson Crusoe* 所居之海島，則在該島上單獨居住者自殺之適遇亦增高。在波力學上以波代表電子，最近所論的，該波或爲適遇波，並其在某處強度之大小，乃表示電子在某處之適遇云。……

由波氏 *Bohr* 之提議，又生另一種重要結論，乃自然界中最微小的現象，或不可在四度空時間之架格內表示之。全在連續體以外之事可決定在連續體內所有各種事程 *The Course of events* 並且現代物理學所視爲天然的非決定性，*Indeterminacy* 或僅爲吾人勉強試將在多度中所遇之事載於較少之度內。

例如設想蚯蚓 *Blind-Worms* 之知覺力的範圍僅限於二度之地面上，只覺得地面上東或西處有時偶然變濕，而吾人心才可在空間的三度中隨意運用，乃稱上彼之現象爲雨。並知空間第三度中之事，絕對決定地面上何處將變濕，何處仍爲乾燥等等。但蚯蚓不知空間第三度之存在，設使其勉

強試將全部天然界之事，推到其自身所在之二度架格內，對於濕點乾點之分佈，必不能查出決定的性質來。蚯蚓的科學家僅可依適遇法討論狹小面積的濕狀或乾狀，彼等亦必自欺的視該適遇為最後的真理。雖然確定的時期尚未到。據管見所及，此或為上敘情況之最有希望的解釋。牆上的陰影，如何為三度實體投於二度上之剪影，同樣空時間連續體中之現象，為在多於四度的實體投於四度上之射影，由廣義的哲學論點觀之，則二十世紀物理學之最優越的成功，為使吾人公認所研究者尚未切於最終的實體。

若按普拉透氏 *Plato* 著名的比喻說：我們尚銅蔽在地洞內，日光在背後，僅可見牆上之諸陰影。現在科學惟一的工作，即為研究此陰影，分別其類而以最簡易之可能方法說明之。並在如許猛流急進下的新奇學問之研究中，其結果乃以算學概念的說明為最清晰，是完全的，自然的解釋方法。

按理實體別在洞中牆壁之影，可含許多種類，而吾人視為皆無意義，亦屬意中事。如同犬入講堂，見表示微小組織之電影片，覺得毫無意義一般。

以地球較全宇宙，實為渺小之物。設宇宙間為有意義的，按先天之理，其意義大約全超越吾人之地球上所有之經驗，而為吾人所不能了解者。諸陰影中或有種種可為吾人提示若干物體及動作。

而且天然似乎其洞悉算學家在其研究路程上所表述之純粹算學的規則。

欲討論陰影後邊之真體的性質，實非易易。因吾人無法用列外的標準來比較之。以故維克氏

Locke 所謂「實體的真實元素」the real essence of Substances 或為吾人永不能通曉的。現在惟

一進行的方法，乃為討論管理諸實體之變化，而發生外觀現象的諸定律。以科學方法研究諸定律之作用，示吾人之一種推論，簡言之，即謂前人以為宇宙之動作，可以動物論 Animalism 或擬人論

Anthropomorphism

的觀念說明之。晚近又視其動作為機械的，最近更以宇宙為完全按照算學的

規則而動作。換言之宇宙似為一純粹算學家所計劃的。……天然界與純粹算學概念的聯合，較與他生物學或機械學更密切，此說幾為無可辨駁。即謂此算學的解釋，僅為第三種人擬之模型，然而較第一，二兩種為更切合云。……

設純粹算學上之較複雜的概念，自天然之動作，移置於人類之腦海中，則必深深秘藏於知覺之下。……地球上之純粹算學家，不論物質如何，單論純粹的思想，其所創作之物，不但以思想而創作之，而且該物為思想所組成，如機師所創作之物，乃為機器所組成。現在已認為明瞭天然必要之根本概念，可書於下：有限的空間；空的空間，使一點與他點之分別，全在空間自身的性質；四度，七度，或多於七度之空間；永遠連續膨脹的空間，順應適遇之諸定律，而不順應因果律之連續

的程序，或非藉空間及時間外之事物，不能完全而非矛盾的說明之連續的事程。據敵人意見，此諸概念，皆屬純粹思想之構造物，而為吾人以任何通稱為物質的方法所不可實現者。

除上敘諸概念外敵人願更補充些較專門的概念。此概念之性質，可以排斥原則 Exclusion

Principle 表示之，皆指示在空間連時間中一種「兩物體相離而互相作用」Action-at-a-distance 之狀，彷彿宇宙中每一部分自能明瞭其他部分之動作而自動作之。天然界所適從之定律，單簡如機械在其行動上所遵從者，而又複雜如著追逸曲 Pursue 者，或撰短篇詩歌家所遵從者。電子及原子之運動，少則同火車頭諸部分之運動，而酷似八佾中諸跳舞家的動作。設若一實體之真實的元素「為人永遠所不可通曉的，則此八佾或在真跳舞會中，或在電影屏上或在白恰其歐 Boccaccio 的一個故事中，全然無關。若敵人所講的皆為真確，則最好的宇宙觀念，雖尙未臻圓滿，然可視為純粹思想所組成的，因缺少較廣義之名詞，暫謂此思想乃算學的思想家之思想。

近世的科學乃沿一條新的途徑，引吾人到巴克利主教 Bishop Berkeley 的哲理論去。巴主教說：「天上的全詠詩隊及地上的一切物類，簡言之，凡組成宇宙巨大規模的物體在心意以外，無消滴實質。……設若其不為我所知覺，或不存於我的心意內；或任何其他創造之靈的心理內，乃為全然虛無或存在於某永生之靈 Eternal spirit 的心理中。」

此視宇宙爲一純粹思想界之概念，自然暗指對於一現象之最終的真理，在其算學上的解明。說此解明無誤，則吾人對於該現象之認識爲完全，若越過算學的公式則不免冒險。或可尋一模型或畫像以期明瞭，但無必得之望；但設不得此種模型或畫像，亦未必指明吾人之推理或知識即有錯誤；

此觀察點救濟吾人脫離現代物理學中之許多難點及外觀的矛盾處。吾人不必仍討論光爲質點或爲波所組成之問題。如已察出一精細解明其行動之算學的公式。則完全通曉對於光所有之一切可行的。並可隨當時之心意及便利而定光爲多的質點或爲多的波所成。

查近世的心理，有一種機械解釋方面的趨向。一或由於在青年時代所受科學的訓練；一或因慣見日常物體之機械的動作。一機械的解釋，似乎爲自然而易明瞭的。

但就大勢完全客觀的觀察，超越的事實，似乎力學 *Mechanics* 已成爲強弩之末，在科學方面及哲學方面甚爲失敗。若有一學術，將來可估算學之地位，力學之希望必甚少。

此種問題，只可以適遇法討論之，但吾人常忽畧之，批評科學家時常的改換意見，因此不足受人之重視與考慮，此爲科學家所慣受之指責。但在探索知識之河流時，科學家時或沿支流而行，與大流離開。此非爲可指責之處。任何探險家，非親自查勘，不能果知是否一支流，大河流彎彎曲曲

，忽東忽西，有時探險家謂：「將順水西行，彼真實大洋，約在西方。」漸漸河流東轉，又謂：「現在真體，似在東方。」經近代三十年之科學家對大河流將來之路線或真體所在之方向，未有一人，願斷言的發表意見。由其個人之經驗，明瞭知識之河流，不但越來越廣，而且屢次的彎曲，又因經了許多的失望，故遇一彎曲，不再想是已到了，「無邊海洋的澎湃與清香。」*The murmur and scents of the infinite sea*

就此慎審之點推之，至少可謂知識之河流，在最近幾年中轉了一個大曲折。前三十年科學家向一種機械的最終真體進行，此真體似為原子偶然混合而成。此混合之命定，時而受盲然無智之力的作用，而作無意義的跳躍，終究倒退而成一個死的宇宙。因此盲然無智之力的作用，似乎生命行錯了路，而忽闖入此完全機械的宇宙中。此宇宙中至少有一或若干微小之處，有時偶然發生知覺性。但因受同樣盲目機械之力的作用，最後的命運，仍將因寒而死，剩下一個無生命的宇宙。

現在多數思想家，皆視知識之河流向非機械的真體 *Non-Mechanical reality* 而進行。在科學的物理學方面，此意見幾為全體所保持，現在宇宙顯為一偉大的思想，而非為一巨大的機器。心理似不仍為物質界中之一偶然闖入者，乃開始想牠為物質界中之創造與主理者。此心理自然非吾人自己的心理，乃一偉大的心理，而其內之諸原子，（即是思想）為吾個人心理之根源。

此新的學問，強使吾人修正起初所受之印象，即吾人誤闖在一個不挂慮生命，或積極攻擊生命的宇宙內。大抵發生此敵對的狀況，乃由於心理與物質間的舊二元論，現在此二元論將要消滅，並非由於物質比較向來爲虛空，又非由於心理被變化成物質之動作的一種函量，乃是由於真實物質自化爲心理之創造物及表彰。

吾人所發現的，乃宇宙表示一種與吾個人心理有幾分公共性質的計劃，或管理的能力，迄今所發現此公共性質，非爲情感，道德，或審美的趨向，乃按照算學方法（現缺少合式名詞）思想之傾向，雖然，此能力中有不少與生命之物質的附品相抵觸者，亦有許多與生命之基本動作相合者。吾人不復想：吾輩爲宇宙中之異鄉人或侵入者。如此則原始預兆生命品性的古代濼泥中之原子，乃屬更相合於宇宙之根本性質。

無論如何吾人被引到如此揣摩中，然而誰知將來知識的河流還要彎曲若干次？既有此意念在胸，末後可鄭重說，所講的一切都屬理論非爲決定的。

此演講之目的，乃要討論現代的科學，對於某某難題，有何言論。該難題或者爲世人所永不能解者，吾人僅可說，所見到的至好亦不過爲一暗淡的微光而已，亦或完全是欺人。因吾人必須窮盡目力，方能看着一點。如此則吾人之大爭端，非爲現代的科學有所宣告。或者應爲科學將來不再揭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發宣言；因知識的河流，已屢次向回彎曲了。

從墨翟說到楊王孫（續第二期）

許炳離

三 楊王孫的主義

據漢書所載：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

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我們雖然可以知道他是「學黃老之術」的，却無可考見他的別的言論，只能知道他是主張裸葬的罷了。但是他的兒子暗地裏不想遵從他的遺囑，可是又不願意輕易地違背父命，再說照辦呢，心又不忍，因此十分作難。于是去請教王孫的朋友，那位朋友便給王孫寫封信，道：

……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王孫接着這封信，不以爲然，他便寫封回信，把他所以主張裸葬的理由，這樣地講出來：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俗也！夫厚葬，

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顏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骨於中野何異？

這是他的理由之一。他還有他的第二個理由，他接着說：

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鬪真（顏師古曰：鬪，與隔同。），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他又進一層地說：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金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臘，千載之後，棺槨腐朽，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

他又接着舉個例子來證明他的主張的有理，道：

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壤；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

他最後感歎着說：

今費財厚葬，留歸高死，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他的朋友讀了他的信，便贊成了他的主張。他死後，他的兒子遵照他的遺命，便把他裸葬了。

四 本論

中國近世以來，做着一般人們的信仰的對象的是什麼呢？是不是儒家？或是道家？還是佛家呢？本來「三教九流」這句話，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的總結帳的話，也已經成了一般人們口頭上的慣語，但是所謂「三教」的真精神的所在，却早已丟到一般人們的腦袋後了，而所謂「九流」，更是像路旁邊被棄掉的破草鞋，雖然却不能說絕對和現在的人們的思想毫無關係。這並不是說棄掉了一「三教九流」的可惜，——可惜不可惜，那是另一個問題——乃是說中國的一般人們的信仰却不在此；信仰不在此也沒有多大的關係，所可慮的乃是一般人們的無所信仰；不，還要分開來說，却還有迷信着業已腐化和惡化罷的「三教」的所謂「愚夫愚婦」；而無所信仰的乃是跳出「愚夫愚婦」圈外的所謂一般知識階級，雖然也不一定就真能稱得起知識階級。

原來中國到了晚周，真是蓬蓬勃勃地產生了各派的思想家；當時雖然互相非難着，而却能自由地平等地各任其自然地發展着，絕不受政治的權力來裁制；所以一直到漢初，還是聽各人自由去學習，崇尚，信仰，有崇尚黃老的，有稱道儒墨的。自從劉徹聽了董仲舒的主張，才「罷黜百家，而

獨尊孔氏」，於是儒家便站在政治的立場上執了思想界的牛耳了。從此道家便漸漸地腐化成道教了；墨家由其兼愛主義的演化，漸流而爲任俠，更爲政界的人們所疾惡，遏止不遺餘力，所以這派的學說的消滅更爲爽利。除法家被部分地採擇着以外，其餘的各「流」也都隨着分別地走到自己的墳墓裏去了。儒家便從此被各代的民賊——帝王——利用着，尤其是到宋明以來。而儒家的「微言大義」大半也只賸點渣滓了吧！

但是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却還不是這樣地的簡單。到了東漢，佛教又傳入中國。到了魏晉變亂的時候，投合了一般厭世主義者的心理的，却又是佛老兩家的思想。站在政治的立場上的——民賊——雖在上邊憲章周孔，他們——厭世主義者——却在下邊高談玄理。到齊梁雖有「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話，（二句見文心雕龍明詩篇，自然是論詩的話。）其實爲思想界的中心的，還是道與佛。且是事佛，也越法地虔敬，如梁武帝便是一個好例子。所以韓退之有「佛於魏晉梁隋之間」的話。到了唐，因老君姓李，和唐同姓，更被崇拜起來了。而唐人對於佛說，更越法地有了徹底地認識，所以一時的聰明人，幾乎沒有不皈依佛法的。縱有一個韓退之在那時抗着嗓子叫罵着，那是徒然的——在我們現在看着更是無謂了。到宋儒，雖然挂着孔孟兩家的招牌，却同時販賣着印度的洋貨。自周程張朱以至於明代王陽明，現在的梁漱溟先生，他們的思想的路程，都是由印度做出發

點的。前清一代，學者們多殫精於「漢學」，所以沒產生了大思想家，間或有一二理學先生，還是跑不出宋明儒的藩籬。過去的思想界的情形，大致是這樣的；——自然也不能說無例外。這樣說來，佛學在中國思想界最佔勢力了；可是站在政治立場上的人物和受着政治的力量支配着的人們（如科舉制度之下的舉子們），却還是打着宋儒製造的孔孟兩家的招牌，籠罩了思想界的一切，好像繫着柏枝牌坊，嵌着金字，霧煙瘴氣地做着幾週紀念似的，但內裡却也不知道賣得什麼貨。

說到這里，我這枝筆走得未免太迂緩了，但是爲着檢點我們中國人的信仰的內容，不得不把我們的思想的老卷宗覆查一下。由我們檢查的結果，我們可以發見出「三教」——儒，道，佛——在我們的中國思想史上的勢力；然而却談不到信仰，却不是一般人們的信仰所在。在這里萬不要談會；這決不是歎「世風不古」，決不是一定希望人們迷信周孔，崇拜老莊，皈依佛法，乃是說我們既沒有確切地守着舊思想，而又沒能創造出或發見出適合時代的新的信仰的對象來，換了話說，就是舊道德破產，新道德沒有建設起來。所以人們都在彷徨惆悵，無所歸宿。所以在這個當兒，基督教傳到中國，當然有人忻然地信仰着去尋找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了；及至孫總理創造出他的主義來，人們又得了新的信仰的對象了。可是，在此以前，儒，道，佛三家所留給我們的影響是點什麼東西呢？我們不必遮醜，不必護短，似乎該老老實實地講出來——

（這下邊的話，自然也不是絕對的，自然也有例外，不過也是「取其多者論之」罷了。）儒家所留給我們的遺產，不過是些呆板的死禮教的儀式；一般所謂儒者的人們，不過擎着這些沒生命的儀式裝裝門面，擺擺架子；甚或板着面孔，像現身說法似的搬出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道理，裝腔作勢地來訓訓子弟或後生罷了。且是一方面在「斯文」中搖曳生姿地作威作福，家中却也供奉着佛爺或菩薩。至於佛老的學說，到了後世，也不過擎着當做談話的資料，顯出自己高明，拔俗，不凡，看破了塵世而已，自然也不妨一面拚命地去爭着權或奪着利。（其中自然也有不少的例外）這還是「三教」在所謂知識階級中所給與的好影響，而在普通一般所謂非知識階級中，那可更有點熱鬧的把戲了：什麼孔聖人或聖人爺，什麼李老君或老君爺，什麼張天師，什麼文昌帝君，什麼佛爺，菩薩，觀音菩薩，南海大士，以至道士，和尚，尼姑，巫婆，閻王——輪迴之說，也來自印度——，還有財神（恐怕這位神靈更有勢力吧！），……都在他們腦筋裏作着祟哩！——恐怕有時也在知識階級裏作祟吧！

這樣說來，無論知識階級和非知識階級，都不能因時代的變遷而指出一個時代的真理作為一時的信仰的目標，而只能因襲着陳腐的舊道理，或迷信着腐化和惡化罷的舊禮教，也或在疑惑着，或在彷徨着，總而言之是沒有真正的信仰，也很可以說「無所信仰」了吧！

沒有真正的信仰，我以為是頗危險的事情，因為人們這顆心無所歸宿，沒有軌道，不是失望或悲觀，便是瞎碰瞎鑽或亂跳亂咬，就如古人所說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一樣的危險。中國十數年來的混亂，似乎就是因為這個——自然我不敢武斷，只能說「似乎是」罷了。

因此我便想起像破草鞋似的被棄在路旁的「九流」中之一的墨家的學說來。這雖是幾千年前的舊東西，倒還可以談談，似乎和現在的道人心還有着切要的裨益，一如儒家的「大同」的思想，到現在我們還期望着在將來實現。——禮運一篇，業已有人證明是道家的東西，不是孔家的思想。但在這裡却不是我們要討論的，不細談了。

不過他的有神論，我們現在可以不談了。而他的兼愛主義和非攻的言論，却像是現在這個爭奪，侵略的世界的藥石或砒鉞。可是遽然要在現今發揮兼愛主義，同時還想得到一點效果，也未免有一點「對牛彈琴」的徒勞吧，雖然牠——兼愛主義——有牠的價值？但是我又退一步想：姑且把他的節用和節葬的意見提出來談談吧——

中國現在的混亂，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不就是貧窮嗎？貧窮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奢華成風，人慾橫流，不也是很大的原因中的原因嗎？可是人慾既然在橫流着，而奢華業已成了風，縱然有人來提倡節儉，——譬如說，要用質良而價廉的土貨，不要買美觀而值高的「劣貨」——有誰來聽他

這一套呢？那麼，節用和節葬還是不容易提倡的。

不過節用和節葬，其中還有這樣的區別：因為節用是叫個人本身的儉省，是不容易辦到的。單就穿衣服說吧，的確人們很少有子路那樣的精神。凡是縱然浪費了，或是利權外溢了，總還有牠的代價，還不足惜。而節葬似乎較易遵行，因為厚葬，既與死者無益而與生者有損，可以說是沒有代價的。雖然自從墨子到楊王孫一直到現在，厚葬已經成了世傳的習俗，但我以為還容易打破，因為人們漸趨實利主義的緣故。那麼，我們就單來談談墨子的節葬主義吧——

——本來厚葬，原是孝子「不忍其親」，而盡孝道的一個辦法，不應該牠有沒有代價，可是我們試看看事實，却不是這樣，似乎別有所為；往往平素的不見得就是孝子，甚或是忤逆不肖之子，一旦他（或她）的父或母嗚呼哀哉了，他（或她）好像得了不易得的好題目，便「浩乎其沛然」地大做而特做其文章——什麼計開像落花般地亂飛，開弔時有多麼樣的闊氣，出殯時有多麼樣的熱鬧，什麼柏棺，什麼桐槨，……；又同時可以請到成百成千的來賓吃酒席，好像有什麼可以慶祝，客人越多，闊氣之量越大。因此死掉了一個父親或母親，自入殮到葬埋，所費就很不在小數了。——這自然不能一概而論，當然還有想在人們臉前擺闊氣而力有不足的吧。我們來分析這種心理，除了為得自己的面子，自己的闊氣，別的沒有什麼成分了吧，對於他們的父母似乎像「風牛馬不相及

」的吧！再退一步說，既然全出於精誠的孝心，而花這些無用之費，恐怕他們的父母也未必不反對，假使他們——父和母——死而有知？那麼，我們可以來看看墨子的節葬的言論了——

節葬原有三篇，今只有下篇保存下來。在這篇東西裏，原來他不單反對厚葬，同時還反對久喪。原文冗長，總括其大意，是：他以為厚葬久喪，足以使國貧，民寡，政亂，上帝鬼神降之禍殃，而且違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然而「中國之君子」為什麼「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同釋）」呢？他道：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久喪的習俗，現在似乎已經打破。因為遭了父母之喪而棄掉了一切去守喪的，的確很少見了。而厚葬的風氣，却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們現在認真地打破這種惡劣的習俗。在這篇末尾又制爲葬埋之法曰：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醢足以期其所，則止矣。

他同時又舉出古代聖王製定的葬埋的法規。又推出堯舜禹三位聖人作証據。又舉炎人國和儀渠國的葬法來作比較。然而我以為墨子的節葬主義還不做底，不如楊王孫的裸葬主義的痛快！這並不是提倡，我也不敢，教人們都要裸葬他們的父母，可是我希望我們要從本身做起，確乎可以吩咐我們的

兒子（無子的另議）要裸葬我們自己，在將來！王孫活着的時候，却「厚自奉養」，死了便要裸葬，他把裸葬的理由，已經說得十分透徹，不用再贅了。他雖然「家業千金」，還不願「靡財單幣，飾外華衆」，況乎我們現在的中國，窮得已經很可憐了，金錢像大河長江般地橫着向外淌，萬不要緊着向下流了！——這是我把「從墨翟說到楊王孫」作為論文的題目的唯一的理由，也是我的區區的用意之所在！

五 餘論

(一)

墨子的兼愛主義，乃是固結社會的原動力，實在無可非難。孟子罵他愛沒差別，便是「無父」，「無父」便等於禽獸，未免是門戶之見。且是人和人的關係，自然地有着親疏深淺的差別，而墨子也未嘗沒分出親疏來，他還有這樣的一段話，可以為証：

孝子之為親度者，意欲人之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既欲人之愛利其親也，則吾惡先從事即得之？則必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看了他這一段話，還可說他心目中沒有親疏的差別嗎？

墨子雖然非攻，而却不非守，因為自己這一方面，雖主張不攻人，却不能必人之不來攻我，所

以他又有備城門，備高臨等篇，却不像孟子所謂「修其孝弟忠信，則可執挺以撻甲兵」那樣的顛預。
。 墨子不但是一個救世主義者，他還是一位科學家。他所談的名數質力的理論，多合於近世科學。他的論証，多用歸納法。假使像墨子這樣的人物，代代出上幾位，中國到了現在，在科學上不至於這樣的落伍吧！

不過，他太偏重實質，而忽略了藝術，所以他有「非樂」的言論，這却是他的一點小毛病，現在看着。

至於孟子大聲地喊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和「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我們現在便覺着毫無有意義了。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還有一段話：「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楊朱即莊周，古音相近，已有人證明——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指陳氏所見本）。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並行，異端豈能抗吾道哉！」在現在看着，不是更可笑了嗎？

(二)

陶淵明的自祭文裏有「耄耋來臣，儉笑王孫」兩句話，我想這是培養在當時的習俗的陶先生的

折中論，倘若他生在當今之世，看見了這樣的窮猴般的中國，未必不赤裸裸地笑嘻嘻地——或咬著牙也未可知——跳在墳穴裏（當他還能跳的時候），那里還顧得嗤笑楊王孫呢？

論文學的形式

管子

· 按着創造的興趣說，有一篇文章便有一個形式，因為內容與形式本是在創造者心中聯成的「一個」；這樣去找形式，不就太多了嗎？從另一方面看，文學作品，無論東西，確有形式可尋，抒情詩的形式如此，史詩的形式如彼。五言律詩是這樣，七言絕句是那樣。作者的七絕，從精神上說，自是他獨有的七絕，因為世上不會再有這樣一首七絕。從形式上看，他這首七絕，也和別人的一樣，是四小句，每句有七個字。蘇東坡的七絕裏有個蘇東坡存在；同時，他這首七絕的字數平仄等正和陸放翁的一樣。那樣，我們到底怎樣看文學的形式呢？我們頂好這樣辦：把個人所具的那點風格，和普遍的形式，分開來說。前者可以叫作文調，後者可以叫作形式。

文調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每個作家，不論他用的是什麼形式，獨有的那點作風。內容是他自己的，情調也是他自己的；于是他「怎樣想」與別人不同，跟着「怎樣寫」也便與衆有異。這點內容與風趣特異之點，便是文調。蘇東坡與陸放翁同作七言絕句，而蘇是蘇的，陸是陸的，便是因為文調不同的緣故。

文調是人格的表現，無論在什麼文形之下，這點人格是與文章分不開的。所以簡單的答覆什麼

是文調，也可以應用一句成語：「人是文調」。這似乎比說：「文中宜有人在，」或「詩中須有我」，還牢靠一些。佛郎士 Anatole France 說：「每一個小說，嚴格的說，都是作家的自傳」。Jules Lemaître 說：「……我相信一本書的真正美處是一些親切的深刻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會叫破壞成法，修辭規則與習俗所損傷；一個寫家的價格最要的是在他怎樣看，怎樣感覺，怎樣說出；全是他自家的而後乃能超衆。」所以我們讀一本好小說時，我們不但覺得其中人物是活潑潑的，還看出在他們背後有個寫家。讀了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就看出那兩個作家的人格是多麼不一樣。正如胡適先生所說：「曹雪芹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鐵仙寫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和：「兒女英雄傳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畫形容的人物；而兒女英雄傳的大部分真可叫作一部不自覺的儒林外史。」這種有意或無意的顯現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文學既是自我的表現，作者越忠誠于表現，他的人格便越顯著。凡當我們說：這篇文章和某篇一樣的時候，我們便是讀了篇沒有個性的作品，牠只能和某篇一樣，不會獨立。

美國的褒勞 John Barrengh 說：「在純正的文學，我們的興味，常在于作者其人——其人的性質，人格，見解——這是真理。我們有時以為我們的興味在他的材料也說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學者所以能够把任何材料成爲對於我們有興味的東西，是靠了他的處理法，即注入于那處理法裏面的

他的人格底要素。我們祇沒頭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實，議論，報告——裏面是決不能味得嚴格的意味的文學的。文學的所以爲文學，并不在于作者所以告訴我們的東西，乃在于作者怎樣告訴我們的告訴法。換一句話，是在于作者注入在那作品裏面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到若干的程度；這個他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是他自己的靈魂的賜物，不能從作品離開的一種東西，是像鳥羽的光澤，花瓣的紋理一般的根本底的一種東西。蜜蜂從花裏所得來的，並不是蜜，祇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他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謂蟻酸者注入在這甜汁裏。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爲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寄與，在文學者作物裏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和經驗，也是被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改變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錫琛譯文。）

『怎樣告訴』便是文調的特點。這怎樣告訴並不僅是告訴，而是怎樣覺得，思想的結果；那就是說作者的全個人格伏在裏面。那古典派的寫家畫家總是選擇極高尚的材料，來幫助他的技術，叫人們看了，因材料的高貴而欣賞及技術。自然派的便從任何事物中取材，全以自己的人格催動材料，他個人是在社會裏，所以社會一切便都是好材料，無貴無賤，不管美醜，一視同仁。可是描寫或繪畫這日常所習見的人物時，全憑怎樣告訴的手段，而使這平凡的人物成爲藝術中不朽的人物，這便是作者個人的本領，個人人格的表現。

這樣，我們頗可以從文調上，判定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比如我們讀報紙上的新聞吧，我們看不出記者的人格來，而只注意于新聞的眞確與否，因爲記者的責任便是眞誠的報告，而不容他的想像自由運用。反之，我們讀，就說杜甫的詩吧，我們于那風景人物之外，不覺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說起來也玄妙，在字句之中也顯現出來；好像那一字一句便是杜甫心中的一顛一動；那『無邊木葉簾簾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下面還伏着一個「無邊」「不盡」的詩人之心；那森嚴廣大的景物，是那偉大心靈的外展；有這偉大的心，纔有這偉大的筆調。心，那末，是不可少的；自己在那裏顯示圖樣結構；而後慢慢修正，從字面到心覺，從部分到全體；所以寫出來的是文字，也是靈魂。據克魯司 Cicero的哲學：藝術無非是直覺，或者說印象的發表。心是老在那裏構成直覺，經精神促迫牠，牠便變成藝術。這個論調雖然有些玄妙，可是確足以說明藝術以心靈爲原動力，而個人文調之所以爲獨立不倚的。因爲天才的不同，表現的力量與方向也使不同，所以像劉勰所說：『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等等也有一些道理。能作詩而不善于散文的，工于散文而不會爲詩的，也是因此。就是那浪漫派作品，與自然派作品，也是心的傾向不同，因而手段也就有別。偏于理想的，他的心靈每向上飛，作品自然顯出浪漫；偏于求實的，他的心靈每向下看，作品自然是寫實的。以伯拉圖，亞里士多德爲代表的兩種人——好理想的及求

實的——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直至人類滅毀之日，永遠是對面立着，誰也不佩服誰的吧？那麼，因着寫家的天性不同，寫品也就永遠不會有什麼正統異派之別吧？

文調，或者有許多入想，不過是文字上的修飾，精細的表現而已。其寔不是，文調是由創蕙慾的激發而來的，不是文字技術上的那點小巧。心中有點所得，便這個那個，如此如彼的，把這一點加到無數無名的心象之上，幾經試擬，而後得到一個最適當的字來表現這一點。像弗羅貝說：「無論你要說什麼一件事，那裏只有一個名辭去代表牠，只有一個動字去活動牠，只有一個形容字去限制牠。最重要的是去找這個名辭，這個動字，這個形容字，直到找着為止，而且找着的是比別的東西都滿意的」。但是，這決不是說，去掀開字典由「一」部到「龜」部去找字，而是那文藝家心靈的運用，把最好的思想用最好的言語傳達出來。普通的事本來有普通的字去代表，可是文學家由他自己美的生活中，把文字另鍊造了一回，適足以發表他自己的思想。所以言語的本身並不能够有力量，活潑，漂亮，正確；而是文學家在言語之下給了牠這些好處的構成力。那「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本是八個極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麼偉大的一幅圖畫，多麼正確的一個美的印象！只有能覺得這簡素而偉大之美的蘇東坡能寫出，不是個個人都能辦到的。那構思十稔而作成三都賦的左太冲，恐怕只是苦心搜求字句，而心實無物吧。看他的一樹則有木蘭檉桂杞櫛桐櫻榭樅一等等，字是找不了不

少，可是到底能給我們一個美好的圖畫，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麼簡單正確美麗嗎？這砌牆似的堆字，不能產出活文學，也足以反証文調是個人人格的表現，不單以修辭爲事了。總之，從文字上所看出來的美，決不是文字的本身，而是由特殊情緒中所發生的美之感動而達諸筆端；這美的感動的深淺，便是文學作品的高下的標準。我們在新聞紙上也可以得到使我們喜怒的材料，可是那全因爲我們由道德上，寔利上，看某件事，判斷某件事；不是文字的感動，是事實的切己。當我們讀詩的時候，我們便不這樣了，我們是陶然若醉的，被文字的催眠，而飛入別一世界。其寔詩中所用的字，與新聞紙上的字，在字典上全是一樣的，只因爲詩人獨有的那點文調使我們幾乎不敢承認詩中的字也正是新聞紙上的字了；我們疑心：詩人或另有一部字典吧？是的，詩人是另有一部字典，——那熔鍊文字的心。

現在我們知道了文調的要緊，以下說文學普遍的形式。

「……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壽郎，既笄矣，鬢髮膩理，織纓中度，舉止閑治，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想當初廢皇唐，太平天下，選麗色，把蛾眉選刷。有佳人生長在弘農楊氏家，深閨內，端的是玉無瑕。那君王一見了，便歡無那！把鈿盒金釵親納，平拔作昭陽第一花。」

上列的三段，第一段是長恨歌傳的一部分，第二段是長恨歌的首段，第三段是長生殿中彈詞的第三轉。這三段全是描寫楊貴妃入選的事，事實上沒有多少出入。可是，無論誰讀過這三段，便覺得第一段與後兩段有些不同的地方。這些不同的地方好像只能覺得，而不易簡當的說出來。以事實說吧，同是說的一件事。以文字說吧，都是用心之作，都用着些妙麗的字眼；可是，說也奇怪，讀過之後，總覺得出那些「不同」的存在。——到底是怎一回事呢？為回答這個，我們不能不搬出一個帶玄幻色彩的字——「律動」。

我們往往用「餘音繞樑，三日不絕」來作形容。這個繞樑三日不絕的餘音，是什麼音呢？是火車輪船上汽笛的嗚嗚麼？是牛或驢的吼叫麼？不是！那些聲音聽一下就够了，三日不絕在耳旁噪吵一定會叫人瘋了的。那麼，這餘音必是好的音樂的，歌唱的？是，可是為何單獨這點餘音叫人顛倒若是呢？這餘音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啊，律動！是律動在那裏像小石擊水的波顛，石雖入水，而波

顫不已。這點波顫在中心盪漾着，敲擊着，便使人忘記了一切，而沈醉于其中。音樂如是，跳舞也如此。跳過之後，心中還被那音樂與肢體的律動催促着奮興。手脚雖已停止運動，可是那律動的餘波還在心裏動作。那汽笛與牛吼之所以過去便忘也就是牠們缺乏這個律動。

律動又是什麼東西呢？廣泛着一點說，宇宙間一切有規則的激動，那就是說有一定的時間的間隔，都是律動。像波紋的遞進，唧唧的虫鳴，都是有規律的，因而帶着些催眠力的。從文學上說呢，便是文字間的時間的律轉，好像音樂似的，有一定的抑揚頓挫，所以人們說音樂和詩詞是時間的藝術，便是這個道理。音樂是完全以音的調和與時間的間隔為主，詩詞是以文字的字長短來調配，雖沒有樂器幫助，而所得的結果正與音樂相同。所不同者，詩詞在這音樂律動下，還有文字的意義可尋，不像音樂完全以音節為主，旁無附麗。所以巧妙着一點說，詩詞可以說是奏着音樂的哲學。律動總是帶着點魔力的，細細分解開來原是一個音一個音的某種排列，可是總合起來，這種排列便不甚分明，而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不但心弦跳動，手足也隨而舞之蹈之了。那嗒嗒的鐘聲，不足以使人奮興，強烈的音聲，不足使人快樂，因為這種律動是缺乏藝術化的，藝術中的律動纔足以使人欣悅，使人沈醉，就是雕刻與畫圖那樣的死物，也自然有一種調和的律動使我們覺得雕刻的人物，圖中的風景，像要跳出來走動似的。原人用身體的動作和呼聲，表示他的快感與苦痛

，這種動作與呼聲，漸漸經過律動的規定，便成了跳舞與歌唱，那就是說有了律動纔有原始的藝術，有了律動機能精神與肉體聯合起來動作。

明白了律動是什麼，我們可以從新去念上邊引的三段，念完，便可以明白爲什麼第一段與後兩段不同。牠們的不同不是在文字的工不工，不在乎事實的描述不同；是在律動的不一樣。第一段裏的「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和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也都在很漂亮的，單獨念起來，也很抑揚有趣。可是，讀過之後，再讀白居易的那篇，我們便覺出精粗的不同，而明明分辨出：一個是散文，一個是詩。那麼，我們可以說：散文與詩之分，就在乎文字的擺列整齊與否嗎？不然。試看第三段，文字的排置比第一段還不規則，可是讀起來，（唱起來便好了。）也顯然的比第一段好聽。爲說明這一點，我們且借幾句話來，或者比我們自己更能說得透澈：

英國的阿塞兒，西門司說：『攷拉兒瑞支 Coleridge 這樣規定：散文是「有美好排列的文字」，詩是「有頂好排列的文字」。但是，並沒有理由說明爲什麼散文不可以是有頂好排列的文字。只有律動，一定而再現的律動，可以分別散文與詩。……散文，在粗具形體之期，只是一種言語的記錄；但是，一個人用散文說話，或終身不自覺，所以或者有自覺的詩體（就是：言語簡變爲有規則的，並且被認爲有些音樂的特質。）是較比的有更早的起源。在人們想到，普通言語是值得存記起

來的以前，人們一定已經有了一種文明。詩是比散文易于記誦的，因為牠有重複的節拍，人們想某事值得記憶起來，或是為牠的美好，（像歌或聖詩，）或因牠有用，（像律法），便自然的把牠作成韻文。詩，不是散文，是文章存在的先聲。詩的寫出來，直到今日，差不多只是詩的物質化身；但是散文的單存只是寫下來的文書而已。

『在牠的起源，散文不帶着藝術的味道，嚴格的說牠永遠沒有，也永遠不能像韻文，音樂，圖畫，那樣變為藝術。牠慢慢的發現了牠的能力；牠覺悟出牠將怎麼有用處可以鍊化到怎樣到「美」那裏去；牠漸漸學巧了，怎麼限制牠那些無可限制的，遠遠的隨着韻文的一些規則。更慢慢的發展了牠自己的法則，可是，因為牠本身的特質，這些法則不像韻文那樣一定，那樣有特別的體裁。凡與文學接觸者正如文學之影響于散文，現在散文已據有所謂文學的大半了。

『依如貝說：「在詩調裏每個字顛旋像美好之琴音，曲罷遺有無數的波動。」文字或是一樣的，並不奇異；結構或是一樣，或偏于簡單，但是，當律動一來，裏邊便有一些東西，雖然或像音樂之發生，但並非音樂。管那些東西叫作境地，叫作魔力；仍如如貝所說：「美的韻文是發出似音聲或香味的東西的」；我們永不能解釋清楚，雖然我們能稍微分別，那點變化——使散文極奇妙的變成韻文。

「又是如貝說得永遠那麼高妙：『沒有詩不是使人狂悅的；琴，從一種意義看，是帶着翅膀的樂器。』散文固然可以使我們驚喜，但不像詩是必須這樣的。況且，散文的喜悅似乎叫我們落在地上，因為散文，域區雖廣，可是沒有翅膀兒。……」

韻文是帶着翅兒的，是可以唱的，能飛起與能吟唱都在乎其中所含的那點律動；沒有這點奇妙律動的便是散文。所以散文韻文之分，不在乎事實的差異，是在把一件事怎樣寫出來，用散文寫楊貴妃的故事，利用韻文寫是同樣可以使她的事蹟明瞭的，可是二者的感化力便不同了；散文的楊貴妃故事能極詳細的述說她的一切，但只限于述說，無論文字怎樣美。韻文的同一故事，便不但述說她的事，而且叫我們在得到事實以外，還要讀了再讀；不但是讀，而且要唱，要聽；好的散文雖也足以有些音樂的味道，但永遠不會像韻文那樣完好。嚴格的說，散文和韻文的分別，只在這點不易形容的律動。有人以為備有韻文的格式韻律纔能算詩，其實詩的成立並不在乎遵守七言五言的格式與否，那格式規則完備的未必是詩，那不完備而具有那魔力律動的也不能不算詩。詩的進步是顯然的在那裏解除格式規則，同時也是求律動的自由。四言詩後有五言，五言後有七言，最近又有無韻的白話詩，這便是打破格式的進展。可是白話詩是詩，不是白話文，因為牠的律動是顯然與散文有異的。看：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自然是很美了，再看胡適之的鴿子：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游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廻環來往，

爽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

字句沒有一定，平仄也沒有規則，用字也不生澀。可是也很好聽；就是因為內中的律動還是音樂的，詩的；有了這個，形式滿可自由，或者因為形式自由，律動也更自然，更多一些感動力。反之，形式是詩的，像：

『無寶無官苦莫論，周旋好事賴洪恩，人能步步存陰德，福祿綿綿及子孫。』（見今古奇觀，

裴晉公義遠原配。）便不能使我起詩的狂喜，不是因為形式有什麼缺欠，是因為內中的韻律根本不是藝術化的，只有字數的按格填寫，沒有文字外的那點音樂。正如中國戲的鑼鼓，節拍也是很嚴密

的，可是終不是音樂，只叫人頭暈，不叫人快樂。詩與音樂的所以爲詩爲音樂正在這一些不可形容的，捉摸不住的律動。期白了這個，文言詩，格體詩，與白話詩之爭也就可以休止了；有好的律動的便是好詩，反之便不是詩；爲詩與否根本不在形式，而在這神秘的律動。這並不是說詩中可以全無意義，而只求好聽美麗；不是，但我們應當注意：詩是言語的結晶，言語的自然樂音是必要的；專求意高理邃，而忘了這音聲之美，便根本不能算詩。假如詩的存在是立于音聲與真理之上，那麼，音聲部分必是最要的。設若我們說：『戰事無已呀 希望家中快來封信！』這是人人有的心情，是真實的；可是這樣一說，說過也便罷了；就是每天這樣說，也還是非常的平淡，縱然盼家信心切，而這兩句話似乎是缺欠點東西——叫我們落淚的東西。趕到我們一讀：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我們便不覺得忤下了。這裏所說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還不就是一戰事無已呀！希望家中快來封信！』嗎？爲什麼偏偏念了這兩句纔落淚？杜甫的真理並不比別人高明，他的悲痛，正是我們所經驗的；這不是因爲那點催人落淚的音樂使人反覆哀吟，隨以涕泣嗎？大概誰都經驗過：遇到大喜歡，大悲痛的時候，並不要說出自家的喜歡與悲痛，而是去找兩句相當的詩句來吟念着。因爲詩中的真情真理與真言誥合而爲一，那言語的音樂使真情真理自然的唱出；

這樣唱出便比細道瑣屑陳事實還具體，還痛快。詩人作詩的時候已把思想言語合成一片，那些思想離不開那些言語，好像美人的眼，長在美人身上，分開來使人也不美，眼也難看了。

言語和思想既是分不開的，詩的形體也便隨着言語的特質而分異了。希臘拉丁的詩中，顯然的以字音的長短爲音調排列的標準，而英文詩中則以字之「音重」爲主，中國詩以平仄成調，便是言語特質的使然。中國的古詩多四言五言，也是因爲中國言語，在普通說話的時候即可看出來，本來是簡短的，字音是簡短的，句子也是簡短的。爲易于記憶，易于歌唱，這詩句的簡短是自然而然的。七言長句是較後的發展，並且只是文士的創立體格，民間的歌謠還是多用較短的句法。那七言或九言的鼓詞便要以歌唱爲業的人們去記憶了。這樣，詩既是言語的結晶，便當依着言語的特質去表出自然的音樂，勉強去學做異國詩格，便多失敗。因此，就說翻譯是一種不可能的事也不爲過甚。只能翻出意思，言語的特質與味道是不能翻譯的；而丟失了言語之美，詩便死了一大半！

思想上也足以使詩文的形式分異，那描寫眼前一刻的景物印象自然是以短峭爲是，那述說一件事自然以暢快爲宜。詩人得到不同的情感，自然找一個適當的形式發表出來，所以：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玉階怨。）是一段思戀的幽情，也使用簡短的形式發表出來。那長恨歌中的事實複雜，也便非用長句不足以描述到痛快淋漓

詩是如此，散文也是如此。描寫景物的小品文字，便要行雲流水的美好簡麗，述說史事的便要詳密整鍊。嚴格的說，文的形式是言語之特質，與思想之構成，自然而來的結果，有一篇東西便有一個特異的形式，用不着強分多少體，多少格。更嚴格一點說，只有詩可以算文學作品，無論多麼好的散文，不能把言語的特別美好之點盡量表現出來。自然，散文因爲不十分講求形式，可以自由的運用，更適于應用；可是因爲求實用便不能不損失了言語的最精采處。在外國文學中往往把詩分成抒情詩，故事詩，敘事詩等。散文也分成記述文，形容文，討論文，批評文等。其實這不過是爲分別方便，就已有的形式稍爲類畫；嚴格的說，文學中只有詩與散文之別，也就够了。

但是這個說法，決不足以服中國文人的心，因爲他們最好把那些古東西，翻過來，倒過去的分類，而且頗自傲中國文學的形式比外國複雜完備。我們，因此，也不能不看看他們到底是怎個分類法。

先看昭明文選吧。蕭統是個很會作目錄的，你看他把文類分立以後，還逐類的附以文章內容的標題，如：賦中有京都，郊祀，耕籍，畋獵，紀行，游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等。詩類是也這樣。叫人們一望而知所屬的文章的內容是什麼，是一種很好的排列

法。但是他的分類法可有些太繁瑣了，他把所選的文分成：

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類。設若把這些類名專當作分目看，像賦中之分京都，郊祀等，未嘗不是很好的事。若是拿牠們當文的形格看，便太稚氣了。爲何不簡單的分成應用文，文中的附自有詔，令，教，表等；議論文，中附史論，論等，豈不較爲清楚？本來這些都是散文，不過是用處不同，故形式筆法亦稍有不同；果然照這樣嚴格的分起來，豈不是應當還要分得更細，以至一文一格，以至無窮嗎？

後來，姚鼐的古文辨類纂，把文形分爲十三類：論辨，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說，哀祭，傳志，雜記，贈序，頌贊，銘箴，碑志。雖然比蕭氏的分法簡單多了，知道以總題包括細目。可是，這樣簡化了，便有脫落的毛病，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姚鼐想要替文學分十三體類，而專在箴頌贊銘頌奏議序跋贊營，却忘記最富于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像的文學（小說戲曲等）。』再說，這樣的分類原爲使人按類得着模範，以便摹倣，可是一類中的同樣文字便具有不同的形式，又該何取何舍呢？以祭文說吧，祭田橫墓文，和祭十二郎文，同是韓愈作的，同是祭文；可是一篇是有韻的，一篇是極好的散文，這又當何所從呢。

曾國藩更把姚氏分類法縮減，成爲三門，十一類。他對於選文章確有點卓見，他正和蕭統相反，而各有所見。蕭是大膽的把不是文學的經史拋開；曾是把經史中具有文學意味的東西提出交給文學。可是他的分類法依然是不巧妙：對論著類他說：著作之無韻者。對詞賦類他說：著作之有韻者。這本來是很清楚的；可是到了序跋類，他又不提有韻無韻了，而說：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以有韻無韻分別，頗有嚴正的區別；忽然出來個序述其意者，便不是由形式看，而是由內容上看了。這便不一致。他說：傳誌類是所以記人，者敘記類是所以記事者，典志類是所以記政典者，同是記述文字，而必分清記人記事與記政典之別，分明是叫人便于摹擬，其寔凡記述文字都當以清楚詳細爲主，何必強爲界畫呢！他的分類法是：

記載門：傳誌，雜記，敘記，典志。

告語門：奏議，書牘，詔令，哀祭。

著述門：論著，詞賦，序跋。

這與姚氏所定，差不多，而混含不清的毛病是一樣的。

我們既不滿意這由文章的標題而強爲分割的辦法，那麼，以文人的觀點爲主，把文學分爲主觀的，客觀的，像：

(主觀的) (客觀的) (主觀的客觀的)

散文——議論文 敘記文 小說

韻文——抒情詩 敘事詩 戲劇

是不是合適呢？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文學是個性的表現，描寫事物，并不是把事物照下像來，而是把事物在心靈中鍊洗過，成爲寫家自己的產物。這樣，完全客觀的寫物，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寫寔，要成爲文學，那實在的材料便不能不變爲文藝化的。觀察自可全任客觀，構成時便不覺的成爲主觀；完全寫寔，像統計表，算術演草，化學公式，寔是寔了，怎奈不是文學！這樣分別又似乎不妥。

有人又以言情，說理，記事等統領各體，如：詩歌，頌贊，哀祭是屬於言情的。議論，奏議，序跋等是屬於說理的。傳志，敘記，等是屬於記事的。但是詩歌之中也有記事的，而且許多有名的長詩是記事的，這豈不是又須把詩歌之下，再分爲言情的，記事的等等嗎？這似乎又太繁瑣了。

這些的分法，不是失之太繁，便是失之太簡，求繁簡適當，包括一切，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倒是六朝時文筆之分有些道理，因爲正合我們前者所說散文與韻文之分。文心雕龍總述篇哀說：（雖然劉勰不贊成這個說法。）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似乎到簡當明白，因爲散文與韵文是最易區別，而根本有不同之處。散文與韵文之下，任憑你隨便分爲多少門，多少類都可以；反之，根本不去管類別，而散文韵文之分總是存在的。總之，分類總是先有了創作物，而後好事的人纔能按照不同的形式來區分，從而談論各形式的長短優劣。看了漢高祖的大風歌，便說古人有三句之歌。看了荆卿的易水歌，便又添多了一個例子，說古人有兩句之歌。這樣去找例子，越找越多，結果也不過是能向人報告！古人有一句，兩句，三句，四句……一百句之歌；這種報告與文學有什麼關係呢？有什麼好處呢？至多，也不過指出兩句的簡峭，三句的高壯；這些說法，人人能看出，又何必你來指出呢？

看形式，研究形式，所得的結果出不去形式；形式總不是最要的東西。形式的美，離了活力便不存在。建築的美是完全表現于形式上的，可是建築物是最不經濟最笨重的美的表現。中國文學（西洋文學也往往有此病）的死板無生氣，恐怕是受了這專顧形式的害處，把花草種在精巧的盆子裏，然後隨手折拗剪裁，怎能得到天然之美呢。中國的圖畫最不拘形式，最有詩意；而文學却偏最不自由，最重形式，也是個奇怪的現象，解放了櫻子形的金蓮，或者腳的美纔能實現吧？那麼，文學也似乎要個「放足」運動吧！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三二〇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高梅初稿

(一) 時代背景

把戰爭看成自然的，百姓已經窮得要命，諸侯還蓋高大的樓臺，準備優良的戰具。府庫也使得淨盡了，門面上却裝成富裕。五穀沒人耕種，全都敗了。楚辭哀郢上說：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邦無一定之交，士無一定之主。」從一致的對外和權力的集中，要求較大的政治組織，併吞與擴散。

楚地僻處荆山，文化很低，張儀笑楚君不能欣賞鄧周之女的「粉白黛黑」。一切生活方式都從北方抄襲；靈敏的感覺，多愁的心態，迥異的語言都證明不適用。思美人說：

「吾且儷個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

橘頌說：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這兩篇可說是對北方輕視的反抗。

楚國武力雄厚，幅員廣大；滅若敖氏之族，舒，陳，蔡，頓，胡，唐，杞，莒，圍鄭宋，伐吳徐，……問鼎觀兵於周郊。（事見左傳與史記）但是高山的障隔致統治的不容易一貫，遷過幾次的都城。霸業的形成，招西秦的妬忌。五國拉他做禦秦的後盾。連橫合從兩說常有彷徨的痛苦，阻當改守的一致。「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又強。」（史記）楚漸漸地弱下去了。楚襄王十九年以後，割上庸，漢北，拔西陵，郢，巫野，中郡，入太子為質於秦與之平。考烈王沿這種政策，以後聯諸侯伐秦不利，徙都壽春。考烈王死，幽王立；秦，魏伐楚。幽王被庶兄負芻所殺。負芻立；二年秦伐楚，兵敗，城亡十餘。三年秦將王翦破楚軍於蘄，殺楚將項燕。四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虜負芻，改名楚郡。（事見史記，楚。）

偉大的過去已經成了夢想，可怕的時期臨到；「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太史公語。）

二、宗教觀念，實施，藝術。

當時有種傳說：天地本是相通，人界於天地之間，重黎顛頊，掌天地的臣，看民神雜糅，秩序紊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天地的通路絕，人神也分隔了。

又有一種傳說：當時的神民不雜，有五官維持得整齊的秩序，民神很和諧，異德異事。五穀收

獲很豐富，災禍不至，求用不匱。到了少皞衰敗，黎氏九人亂德，失了已得的樂園，民神雜糅到不會辨別名字，祭祀不按時，災禍臨到了！顓頊做了皇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才回復舊時的狀態。九黎後三苗起，又擾亂乾坤；繼重黎之後，命羲和氏代替重黎。到了周朝程國伯爵休父失掉天地的官守，改做司馬，誇他的祖宗本領高強，托天抑地，所以天地相遠不再相通了。（見楚語十八）

楚辭的九歌有十一位神，或者是當時的上帝觀念，不過都被詩人修飾過，看不見澄清的湖底。十一位神是：

1 東皇太一 可說是衆神之首。

2 雲中君 雲神，駕龍，周遊往來。

3 湘君 水神，住在湘水，美貌，慢步。

4 湘夫人 女神

5 大司命 命運的神，威嚴，慘刻寡恩。權柄隆厚，行列可怕。

6 少司命 執理民正的神。

7 東君 日神，徘徊太息而上，誅惡鋤奸，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然後駕轉

東去。

8 河伯 日神從水底去，河伯來了。他是別離的送路者。大約因為楚地多水，水又是他們所喜歡的，所以很有感情，說他很好。

9 山鬼 山神，處在幽昧之內，看不見天地，道路險難，所以來得很慢。

10 死鬼 為國事戰死的人。

11 魂

從這裡可以看出：

1 雖然有很多神，但有一個主神。

2 命運的信仰。

3 有掌賞罰和鼓勵從善的神，大約那時候的政典很可觀。

4 水神不恐怕，反讚頌他，舟楫很發達了。

5 信鬼與魂。

6 信各物都有神，不過在當時所接觸的事物不多，只有十一位。這十一位神住有一定的地方，

像山，川，河，陸，此外尚有人造的壽宮，是供神的地方，飲饗酒食求多得壽命。

要種人必須知天，因天人是一貫的，人是從天生出來的。帝王也要神任命他，才會得到國民的信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无懷焉，將何以立？」（史記楚）

界乎人神中間是靈（巫），做兩者交通的導引。

靈裝飾得很美麗：「靈偃蹇姣服，芳菲菲兮滿堂；靈衣披披，玉佩兮陸離。」

靈執事很肅敬：「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楚辭巫叫做靈，神也叫做靈，可見神和巫還未分開，巫爲什麼說是神呢？國語有一種解析：「古者民神不雜，民之清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因爲巫視知力很高，舉動悅乎神，所以神降在他身上，他是神了。

到了後來社會變革，世界已經雙重化。下文可以隱約看出：「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置于祀，而不知其福。」祭祀很罕有，變做大規模的舉行和隆重的禮節，巫當然擺得更大的位置，宣傳神的意旨。人神已經不像從前的親密，有威權和秉賞罰；這樣一來，巫自然很容易和政治相聯合，後來因爲橫行無忌，惹起一般人的忿怒

自此，巫的地位也漸漸消滅了。

祝是掌祈福祥的官，含有詢問的態度，是誠懇的索求福祉，可見是人神雙重化的產物，起源一定較後於巫覡。荀子說：「雲而雨。」「几筵饋薦告祝。」可見當時祈福的種類。

宗。福祥是不會單靠詢問和祈求的，神也愛人的東西，「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要怎樣贈法呢？煙的上升是表示從具體到抽象。於是祭祀和堂禮節的官產生出來，就是宗。

傳天數者 楚唐昧。「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古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禳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盡，至天道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祭祀可分做四種。

(一)祭天 目的在卜娛神 祭祀因為怕神的降災，所以必須討神的喜歡。王逸說：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2 與異性神相愛悅 祭祀不單是以飲食鼓舞事神，還有男與女相愛戀。湘君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這是男悅女之例。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這是女悅男之例。

3 祈五穀豐登

國語說：「玉足以庇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玉用作祈五

穀時祭祀盛物的東西。

4 請神決事 史記說：「初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

祭祀的祭物很少。國語說：「郊禘不過鹵菜，烝嘗不過把握。夫神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楚辭禮魂說：「春蘭兮秋菊。」春祀以蘭，秋祀以菊。

(2) 祭祖 戰國時代祭天的事情漸漸沒有了，祭祖倒很盛。祖宗是生之源；抑且人的靈魂不滅，死後還會飲食。假設戰上死了，沒有本鄉的人祠他，他就不會不朽。「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楚記) 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史記楚) 子孫竟以保存祖宗墳墓爲榮。立嗣是要續祀的，祀的時候，死人來饗，「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祭祖時有銘誄，所以傳他的名給後世知道。

參加祭祀的人是「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入咳數以奉之」。

祭祀的儀節是「明德以昭之，絳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舉以獻具爲齊敬也。」

祭的時間不會太久，因爲民事不可緩，所以要莊重。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祭祀是不可以止的，有「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的功用。並且要有在上的先提倡，恭敬地奉行，然後小民才會依樣效法。

祭祀須一純，「無有苛慝於神者。」「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

祭祀是按階級的不同而異其祭物的：「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小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小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國語）

祭祀每階級也有不同的薦饗：「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中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簠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差珍異，不陳庶侈。」（國語）

每階級祭器也不能互相交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見史記楚）

（3）祭祀

（4）祭稷 「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史記）參看東方文庫中國社會文化。

喪禮 舉行是具有階級性的：「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

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畫棺，不得畫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反，无器泣之節，无衰麻之服，无親疏月數之等，名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无喪者而止。（荀子禮論）

喪禮的程序是「作殯歛之具，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殯的期日從五十到七十，3月朝卜日，月夕卜宅後安葬，期日是三月。」

「守喪的期日是三年，「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

法術

1 占 未來的事，常有出乎意外。爲免湊泊時對付的困難，就用占詢問未來的事情的發現。
。楚辭上說：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吾使厲神占之分，曰：有志極而无勞。」

這是用占來詳夢。

史記天官上說：

「吳楚之疆，修在熒惑，占於烏衡。」

這是用占來察國家的禳祥。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占的用具是菴茅和筮簪。

2 卜筮 稽問當前應走的方向。

王逸說：

「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

也有用來做稽問國家的壽命的：

「昔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史記，左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掌理卜筮的像屈原見詹尹，是否有專員執理？却也沒有明文的記載，不過卜居上說「大卜」，

或者是掌理卜筮的官名。史記楚世家載卜尹。賈逵說是大夫官。

卜筮的用具是策

和著龜。「龜足以憲臧否。」（國語）

3 相「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世俗稱之。」荀子非相篇。

懼怕 1 日月食而救之。

2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以上均見荀子天論）

3 「夏首之南（夏水口）有人焉，曰涪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比而走。」（荀子解蔽篇）

從九章到招魂是一個很大的變遷，酒肉，美色，佳飯是很好的去處，上，下，四方都是可怕的地方，切不要去，「綱戶朱綴」屋中不准活潑的陽光走進來，紅色的窗戶把牠折成血色了。沈戀在官覺上的快樂。「招魂」的意義陸侃如在宋玉六四至六五面有很好的解折，請參看！

對於四方天上和幽都的觀念：

1 東方「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曾習之，魂往必釋些。」東方是日出的地方，日西去的時候，鬼就出來咬人了。

2 南方「南方不可以止些！離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肉爲醢些；雄虺九首，往來儼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3 西方「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糜散而不可止些；奔而得脫，其外續宇些；赤蠹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叢管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无所得些。」

一望无际的沙漠，水草不生，那能居此長久呢？

4 北方「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5 上天 惡獸把住天門，教人末由進入了。

6 幽都 有像牛的土伯，用角觸害人，手中拿血漫汗人，三目和似虎的頭，把人當糖看。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信仰的一段了。

藝術有宗教意味的有曰：1 建築 2 圖畫 3 音樂 4 舞蹈，5 文學。

1 建築 求壽的「壽宮」，築高臺以望氛祥，和齋戒後修築從宮到廟的路。

2 圖畫 招魂：「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天問王逸注：「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僂，及古賢聖怪

物行事。」

3 音樂。在樂器方面有：枹鼓，竽瑟。參差（洞簫）和鐘簃等。 在樂譜方面造新歌，

吳歎，蔡謳，大呂 唱歌的時候，往往和舞蹈同時舉行。

4 舞蹈 在舉行宗教禮節時做的。跳舞的是巫和女子，巫手持香草（芘） 傳舞而唱。女子陳列

很多，儀容齊一，被服同飾，褙袂俱起，作鄭國舞。

5 文學 祭祀的九歌；對天責問的天問；幻想神遊天地的離騷。九章，招魂……佔很重要的部

份，大約受當代神秘主義（後詳）和鄒衍一派的思想的影響產生出來，荀子也有成相篇和賦篇。但技

術都不如屈原的作品。

(三) 宗教思想的改革

當代的宗教已經不滿足一般人的要求，跟着帶來的倫理道德已經早就崩壞了。天天望着神的福祉，痛苦依然加重；殺人如麻的居然可以善終，一蟻不傷的反招短命。誠實是會碰釘子的，欺詐反討他的便宜。對天也責罵過了，事實上却惹起自己的張惶。地上已經不喜歡多個諸侯，當然天上也止要一個上帝；喜歡無政府的社會，甚至連上帝也不要了。但是時候還未到。楚昭王通大道（依尼父讚詞。）史記載：

「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烏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久戰沙場的武士尙且如此。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闕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

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加其神符。(史記楚世家)

祭祀的目的被貪婪的欲念代替了。

當時支持全社會的思想是復古·遁世，官覺享樂的沈湎，歧路的彷徨，无可无不可的樂天，敷衍的政治手段，忍辱的設生·宗教當然要改變新形式來充實內容和延長壽命·從此就有三種人出來做思想上的改革：

(1) 荀子 把當代的宗教行爲和理論，加以新的解析和修改。

(2) 莊子 把當代的宗教一筆否定了，可是留一個出路，就是神秘境界。

(3) 屈原 否定當代的宗教信仰，去找神仙的境界，可是始終不得泰然，所以就自沈了。

再做詳細的敘述：

(1) 荀子 1 破壞 舊理論和迷信，像喪，祭，治，亂操自天地，時，星隊木鳴，雲而雨，日月食而救之，卜筮然後決大事。

2 建設 新的理論。非相，天的觀念和神秘主義。

荀子的思想是從認識論出發應用到人事上。他看天只做他應做的事，不管人的吉凶禍福；是天上的君子，只管立自然法則。真理是唯一的，萬世不變的，事情雖然繁，都有一定的法則規範他進

行。物類雖然煩雜，但可以用衡量的尺斗做永遠的標準。人要根據這個來生長。天的善惡當然看做不很重要了。

當時有種流行的迷信是相，荀子很反對說：「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人是會辨別善惡的，只要跟着辨善的性，就所適如意，不必依靠相術了。懂得了「三不祥」和「三必窮」的道理，就可以趨吉避凶了。

星隊，木鳴的出現，日月食，風雨不時，怪星頻見，這是一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並且「无世不有一，只要抱「怪之」的態度和「上明而致平」就可以無事了。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雲，卜筮然後決大事，」這種行爲不是要得所求，只是要文飾政事罷了。

婚，喪，祭禮，是根據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禮是喪中和處事，不要過哀以「陰懼傷生。」却也不必過樂以「流淫陷慢。」情貌的改變是要做吉凶的記號。快樂與憂愁本是人生固有的兩端，一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禮的程序是「始乎悅，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文，理，情，用相爲內

，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這就是禮的最高境界。社會的和一也是依靠禮。所以要做到情文兩至。喪禮是飾死者，是飾哀；祭祀是志，意，思慕，是恭敬。所以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无形影，然而成文。一只要做到成文，雖有很多「如」字都不管。

神秘思想

荀子看知識道德政治是一貫的。算做是學要做成萬世之則，毫無缺陷的。爲要達到毫無缺陷必須有治氣養心之術的使用：「血氣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達到毫無缺陷的完人，禮是最快的途徑，此外還要得師的指導，並且要用專一的嗜好。還要深切的考慮，心中要寧靜，一遇外物，才會懂得清澈見底。如「神」底成就。一誠心生神，公生明，端慤生塞。「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

楊原注「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

會得到天德，才會做到有常，才會應用到政治上去「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

要得了百姓的敬畏，是「順命」和「慎獨」。然後才出現在外表；把他握住，常常做這種工夫，不要失掉，就會漸漸遷化。

最要緊的「守誠」

(2) 莊子 對宇宙的遷轉，抱懷疑態度：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而不能自止邪？」

但是「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所以宇宙決不是無意義的，必定有常則，可是「不告訴人，人要隨遇而安，」「一受其成形以待盡。」解放空間觀念，達到萬物一體的境界。一無形者，數之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不能窮也。」（秋水）

從無窮的宇宙建立認識的相對律：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萬物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秋水）

空間的大小是從觀點的不同而起分別，其實無所謂大亦無謂小。

「故萬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氣也。」（知北遊）

解放謬誤觀念的方法是：

戰國時代楚地的宗教

(1) 不知「知也少，雖少持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謂也。」

(2) 物化 用少知假註名相，明了「我的無待」，就會物化。物化就「上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下與大自然無終始者爲友了。」

萬物本來無成與毀，所以用不着保身。萬事都是活動，就死也是活動，不能說一絕氣就不動了。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

這種境界是很自然的，用不着修煉，可說是無空間有時間的生活，和佛家的「有空無時間的境界」，（依張東蓀解析）當然不同。

(3) 屈原的思想也是持懷疑態度，可是他不能像莊周安於神秘境界。

天問的問題很多，大半是對於原始宗教信仰的檢查，詩雖不是屈原做的，但總可以說屈原有受詩中思想的影響。

楚辭中的離騷、遠遊、招魂、大招、九章、九歌的一部份，都是幻想「騶玉虬以乘鸞兮」來「聊假日以嬉樂。」

但是現實和幻想相交戰。

「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之不可娛。」（悲回風）

「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都；

僕夫悲余馬兮，蜷局顧而不行。」

現實戰勝了。結果說：「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神遊的境界已經找不到，詩又不會解愁，那麼問卜吧！一切的一切已經傾倒了，世界的事情已經分化，根本不會用小小的龜策概括他，數有他算不到的地方，神有他通不入的領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懂得什麼？

那麼自己打定主意吧！去取的矛盾常要求人格的一貫，因而惹起歧道的彷徨。我們讀他的傑作涉江，抽思，懷沙，就會看出他思想變遷的痕跡。始是「我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涉江）學楚狂，沮，溺，丈人的避世。繼是「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思蹇產而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懷疑和憂愁充滿了他的生活。終是「善不由外兮，名不可以虛作。」（抽思）「內厚質正，大人所盛。」（懷沙）

一方面陷入定命主義：「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忽愛兮。」（懷沙）保留名節和生是不會同時得到的，汨羅一跳，也是意中事了。這想是天才的待遇。

到了宋玉，比屈原柔弱得多了，雖對於現世起厭惡，不過把他轉化。他很滑稽和風流，看後人

所記錄的賦篇，就可以知道。

「墜麟繼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年。」

天是好的，雖然有壞，但總是可能。環境的惡劣，和廬秋的悲概，只要有神遊的境界，就能隨遇而安。

改革思想的同異：

用囊盛酒的喻一比：新酒已經漸漸釀成了，舊皮袋快破壞了，酒急得要滿。荀子想拿帶子把他緊緊，讓牠多裝幾年。莊子說：我們不要喝酒，袋由牠破；我們吃冰淇淋罷。屈原說：我兩者都喝不慣。宋玉說：只要有喝，什麼都行。

原始有兩種思想，也許是聯貫的，就是「催生」和「保生」，都是極淺陋的宗教觀念。孔子和老子雖是「述而不作」，但他們看做適意的，就特加表彰；看做不適意的，釋然忘却。孔子述「催生」，老子述「保生」。古代零碎思想經他們一整理，就自成一個體系。荀子是北方人來到南土，是負有調和這兩個思想的使命。莊子也是博學之士，當然對於這兩種思想很能體會。屈原生長名族，更不要說有受北方思想的影響和徵染。他們是建立南方文化的先鋒。立論雖然不同，不過有一種共通的傾向，換言之，就是具同一的時代精神，這個精神是人文的倫理的。

他們的立論太高，始終不會打進民衆的心胸，所以不能普遍，漸漸地消滅，更不要說發揚光大了。在中國智識階級永遠是和社會分離的。

十一月廿八日

隱者

F. D. Beresford 著

舍 千譯

(I)

從那塊大石上回來以後，和人們談論那件事情的一切，我開始懷疑，別是那個人愚弄了我吧？在我心田的深處，我知道他並沒有。但是我無法抵禦人們的笑我，我一說，人們就笑。本來，在這有人烟的地方，那個事情是顯着有點不對路，奇怪，可笑。但是在那塊大石上，那位的自述帶出絕對的可信來。地點是一切；我似乎應當感謝：我現在的環境是這麼美妙的使我清醒如常。沒人像我這樣會欣賞生命的幻秘；但是，當幻秘引起了懷疑自己，我看，還是把牠忘掉了爲妙。我自然是不願信那個故事。假如我願意，我自當承認我是人中的怪物。那件事的可怕是在這一點——我或者永遠不會明確知道，那是何種……

在我到那兒去以前，我們已經把那容易平凡的解釋——說那個人是瘋了——攔在一邊；回到那兩個必然的：犯罪或戀愛失敗，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是有人情的，好奇的，可是我們已經極力的壓制自己，不要把這點弄得太明顯了。

先前已經有過一個人，在那加蘭石建築，或想着建築，一所房子。但是在兩個禮拜裡就失敗了

。剩下的東西，從石上拿了走，改建了一個鉛板的教堂，現在還存在呢。我們全到過楚瑞望，上下左右的細看過；抱着些微薄的希望，我們之中或許有一位，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具有一種天賦通的神力。

這次的尋訪，什麼也沒得到，除了把已快說俗的猜測更稍爲弄深了些。我們拿那三十年前要辦而失敗的事，和現在的成功比較了一回，因爲這個新的隱者已經在加蘭石上過了一冬天！現在還在那兒呢。真的，那些鄉民已經看慣了，那個人住在那塊不順眼的石頭上，對於他們，他不比別的旅客多瘋着一分一釐。那些來來往往的旅客們，今年到貝德拉贊來，就爲是立在楚瑞望的岸上，傻蛋似的望着那僅能看到的小屋，在那塊駝背的，孤獨的島上臺陸地方面站着，像個方的小苦膽。

我們全去了；誰也沒什麼一定的目標，可是心中全亂琢磨；我呢，在那會兒，豈得起了點冒險的野心。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了，一直到了甘露頭，在那兒我確是看見了，那遠遠的小屋中有些光亮；一塊金色的菩兒在那「寄生婆」身上。

在那點燈光中，我看出一點人情來。叫我下了決心。或者，對那隱者——瘋了，犯了罪，還是失戀？很有點同情心，他找到了一塊樂土，逃出那惱人的羣衆之毒惡的接觸。那是不錯，一個有些發狂的夜晚。我在那兒一直等到那個小黃點滅了。然後，當那楚瑞無私燈塔的肘兒碰到黑加蘭的空冷

的角兒上，纔只能在黑暗中看到時來時去的水花作成的彎幕。

下個決心不是難事。但是等着能叫按時載糧小船，到那距陸二哩多的島上去的必要的好天氣，叫我很難過，又是遲疑，又是心神不安。並且我是苦在心裏，因為我決定了在去過以前，不叫任何朋友曉得我的探險。假如那舟子來告訴我，今天早晨風和潮都行呀，他們滿可以想到我是要釣魚去。我已經囑咐了；並且賄賂了舟子，叫他別對我的朋友說這回出去的目的。

我們離那塊石頭不遠了，看見了那獨居者的本人在那兒等候着我們，我的心神不安一點也不減少。覺得有點安慰，他看見這不常見的載着客人的船，或者他許有些預備。可是心又顫了，假如立刻去招呼他，說明理由，我得說些客套話呀。那慣用的寒暄一點也不能道出我的同情，反到適足以無疑的，據我看，表示出我是只爲滿足平凡的好奇心而來。我納悶他還未曾有過舟子分明說是這樣——好探聽開事的客人們。

我的自覺增高了，當我們快到那個唯一的進口，在一羣帶尖的石頭中，這個便在半潮時當作具體而微的碼頭。我覺出來，那個在水邊上站着的人監視着我呢。忽然我支持不住了，看準了我沒法降服他，我頂好是在船上等着把東西卸下去，然後和舟子一同回楚瑞去。我算這樣打好主義了，當我們到了那窄小的上岸處，我總把眼睛躲開那個我要見的人，我呆呆的看着楚瑞無私的駝背，現

在是完全由另一方面看了。

隱者的聲音使我完全真正的由呆木驚醒過來。

『天氣總算不錯，今天。』他說，帶着點，我看，不安坦的味兒。我記得他已經說過這麼一句了，說給那個舟子——這時正往小屋裏搬東西呢。

我往上看，和他對了眼光。他是，真的，帶着注意力集中的那點奇特的勁兒看着我呢，好像他很注意看我的舉動中的一切小過節兒。

『不壞，』我回答。『兩天前可有點不近人情。你許接不上了吧，是不是？』

『我有預備，』他說。『有些儲蓄，你看。你在那邊住着哪？』他向海灣那邊一點頭。

『一兩個禮拜吧，』我告訴他。然後我們開始談論哈蘭附近的地點。都挺願意談，正像兩位生在個無趣的聚會中，找到了一個雙方都愛的題目。

『從前沒上加蘭來過吧，我猜？』他後來說，當舟子已經把東西搬清，預備回去的時際。

『沒有，沒有，我沒有，』我說，遲頓起來。我想必須叫他請我才對。

他迷糊過去了，說：『好難來的壞地方啦，並且什麼也沒的看，自然。我不知道，你有點愛釣魚嗎。』

『可不是。』我說，很踴躍的。

『石頭那一邊有很深的水，』他往下說，『在那兒，天氣好的時節，你可以釣着很美的鱒魚。』

『他也不說了。後來又補上『今天下午去釣，簡直是頂哇哇啦。』』

『我也許再回來……』我提，可是舟子立刻插了話：

『你明天可以回來，準的，』他說。『在每個十二點中，只能用上一回潮。』

『假如你願意住下，現在……』隱者說。

『謝謝！你真有面子。我實在願意在這兒，』我說。

(II)

一開首，簡直看不出加蘭石上這個人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他的名子，他告訴我，是維廉，致不來，但是他與我所認識的致不來並沒有聯屬。假如他刮了臉，大概很像個普通英國人，叫假期中的旅行弄粗糙了一些。我看他的年紀是在三十與四十之間。

在我們的頗有成績的午後垂釣中，我看出兩件事顯着有點異常。第一是他那個深沈打量人的注視，好像他是測量一個人之所以爲人的底蘊。第二是猜不透的守着一種特別規矩。我們的交情增加

了，他不拘拘守着作主人的客套當禮了，可是他堅持的守着一個規矩，起初我以為只是一種謙虛的故典兒。

無論怎樣，他也不在我前面走。就是我們在他的石頭的邊沿上探險的時節，他也讓我在前面——全島上只有一小四方塊平地，就是他屋子裏那塊地。待了一會兒，我注意到，這個特別規矩還不止于此，他一回也不用脊背向着我。

這個發現叫我心中嘀咕了。我依然把他是瘋了的解釋除外，放不來的舉止言談是無疑的清醒。但是我又反覆的回到先前所持的兩個意見，我不由的推測到，這個人一定有些怕我，不知為什麼。我疑惑：或者他是逃避什麼刑法，還是仇怨，也許是家族的紛爭。哪個理由也不足以說明他那個深沈打量人的注視。我推想出來，他很希望有個人作伴，甚至于不怕我也許是個偵探，被一位或幾位，據我想，非常奇異的人兒派來，要放不來的命。我回想，並且陷溺在一些極古怪的小說景象之中。我納悶我能否使放不來說話，假如能叫他信了我是某某人。這個期望叫我何等的發狂！但是一切的解釋都來了，並沒費我的力氣。

他叫我到屋外去，他好預備晚飯——飯還是真好，帶手兒說吧。我馬上看出他的理由來了；他作飯和擺桌子的時候，不能不脊背朝着我。可是有一件事叫我發糊塗，我剛一出去，他便把那小方窗

戶上的簾子落下來了。

自然，我一點沒反對。我爬到海邊去——一個光榮的黃昏——等着，直到他叫我。當我離他只有幾步遠了，他還是在門口站着；然後他後倒着進去，脊背朝着牆。

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談那天午後的遊戲，但是吃完飯，吸起烟來，他忽然的說：

『我看我不妨告訴你。』

像個傻瓜，我急切的贊成了，其實我很容易的止住他……

『這件事的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呢，』他說。『我母親看見我在花園中哭呢；我所能告訴她的只是克老，我的哥哥，面貌可怕。後來我有許多日子不敢看他；但是我是一個健全的小兒，所以他們並沒拿我這點作怪當件事兒看。他們總以為克老向我弄了個鬼臉，把我吓壞了。因為這個，後來我父親還責打了一頓。』

『也許那頓責打藏在我心中了。不論怎樣吧，我沒對任何人細說這件事，直到我長到十七歲。爲這件事我很害羞，自然。現在還是有這麼一點。』

他不說了，向下邊看，把盤子推開，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我止不住的要問他個問題，可是又怕擾亂了他。遲頓了一會，他往上看，又和我對了眼光；但是此刻已不帶着那點偵窺的神氣了。他似

乎有點要求同情了。

『我告訴我的老師，』他說。『他是個很好的人，並且對於此事的態度很正當；他狠拿這個當作事看，囑咐我去找位眼科醫生問一問，我照辦了。我和父親一塊去休息——我已給了他些關於我病證的合理的說明——他把我帶到倫敦最好的手兒那裏。這個人非常的感興趣，證明出其中必有些事故，不能全是幻想，因為他看出我的眼睛確有毛病，他所未曾經驗過的毛病，他說。他管牠叫作一種新奇的散光病；但是，自然，他指示出來，無論什麼眼鏡都沒用處。』

『但是什麼……？』我說，不能再約束我的好奇心了。

致不來遲頓起來，眼睛往下看。『散光病，你曉得，』他說，『是個毛病——我引用字典，我已經把那個定義背熟了；而且還時常胡亂猜想牠——使在某方向之綫看不清楚，但與此交插之綫則完全看清。』不過，我的是種特別的，我的視力一點不壞，除了當回頭看的時候。』他往上看了，幾乎是很可憐的。我看出來，他希望我已能明白，不必再多加解釋。

我老實的說，我是完全掉在了疑陣裏。這點小毛病和他來住在加蘭石上有什麼關係呢，我納悶。

我皺上眉，糊塗了。『但是，我看不懂……』我說。

他磕了磕烟袋，開始用小刀挖烟斗。「是，我的是一種道德的散光病，並且，」他說。「至少，牠給我一種道德的透視。我恐怕我一定得叫牠透視。在一些事中我已証明……」他的聲音低了下去。他顯然的完全注意到挖烟斗上去。他繼續着說，眼睛釘着烟斗。

「平常的時候，你曉得，我一直的看人們的臉，我和別人所看到的一樣。但是，當我回頭看他們的時候，我看見……嘖！我看見他們所有的惡慾和缺點。他們的臉，從一方面說，還是那個樣兒；完全認得出來，我的意思是；但是眉眼亂動了——好難看……我的哥哥克老——挺體面的小人，他是——當我看見他……那麼看……他的鼻子像個鷹鷂的，並且他帶出一種微弱的貪婪……並且心地不良。」他停住了，微微的顫抖，然後說：「並且現在已經看出，他真是那樣兒。最近他剛剛在錢市上碰了個大釘子。一種黑暗的失敗，那是……」

「後來輪到田尼森了，我的老師，你看；他是個頂好的一個人。我向來沒「那麼」看過他，直到我在學校的末一學期。我已經有了差不多一個習慣吧，永不回頭看人，你曉得。但是我永遠誤犯。這就是一個——我正代表學校和「老學生」們賽球呢。田尼森喊出來，「好運氣，老夥計，」當我正往進走的時候，我忘了，回頭看他了……」

我等着，呼吸停止了。他還不說，我緊了他一板「他也……」不對「嗎？」

致不來點頭。『軟弱可憐的小鬼。他的眼睛很好，但是牠們和他的嘴打架呢，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當我出校的四年後；假如不是他們把田尼森偷偷的送到別處去，學校裏一定會發生個頂不名譽的事兒。』

『後來，假如你還愛多聽，那個眼科醫生，是個高大，好看的傢伙。自然，他叫我從肩上回顧他，爲是測驗我。他問我看見什麼了，我無多有的告訴他。在那一會兒，他簡直是個灰藍的。他是個沈于肉慾娛樂的，你知道；當我一那麼』看他的時候，他像個骯髒的老公母。

『那真正結果了我的東西，』他往下說，歇了半天以後，『是我和西倫解除了婚約。我們倆是非常相愛，我把我的毛病告訴了她。她是很同情于我的，並且我想，她有點任性的好奇。她以爲那定是一種什麼魔咒加在我身上了。我想，無論怎樣吧，她有個說法：假如我一旦回頭看見一個人，真誠而平常，我一定不會再犯這個毛病——一種能降魔破咒的玩藝。自然，她自己要作這個玩藝。我沒十分反對她。我是叫她給迷住了，我想。無論如何吧，我看她是完美的，簡直不能從她身上找出點毛病來。我同意了，看她——』

他的聲音低降到凋喪而平凡的調兒，彷彿述說他生命最後的慘劇使他忘了他的失望。『我看了，』他接着說，『看見一個生物，沒有下巴；眼睛水汪汪的帶着愛慾；忠心而骯髒的東西——呸！』

我不能……我永沒和她再說過話……

「這個把我弄碎了，你看，」他又說了。「後來，我不再板着了。我『那麼』看一切的人，直到我得逃出人世。我那是任在一羣畜類的世界裏。多數人像走獸，或是鳥，或是什麼。強的是心邪而兇惡；弱者是可厭。我不能再受了。末了，我上這兒來，離開他們全體。」

來了個意思。「你看過你自己沒有，在鏡子裏？」我問。

他點頭。「我也不比別人強，」他說。「所以我長着這可厭的鬍子，在這裏我沒有鏡子。」

「你不能來個直脖子，彷彿是，」我問。「出去看人們總直看着臉？」

「試探太大，」放不來說。「越來越大。一半是好奇，我以爲；一半也是一時所覺的自高心。」

你看出他們來、像那個，忘了你自己是什麼樣兒了。然後，待一會兒，叫你痛心。」

「你還沒有……」我說，又不敢說。我願意知道，可又很害怕。「你還沒」我又說，「呵——

你還沒有——呵——看看我呢……「那麼」看？」

「沒哪，」他說。

「你想……？」

「也許 你看着狼順眼，自然、可是一堆一堆的別人也是這樣。」

隱 者

「你沒有個意見，我應當是什麼樣，「那麼」看的時候？」

「絕對的沒有。我已試着猜度，但是我不能。」

「你不反對……？」

「現在不行，」他說，很尖利的。「或者，在你要走以前。」

「你覺得有把握，那末……？」

他點了點頭，帶着難堪的自信。

我上了床，自己想想西倫的意見也許是對的；我也許能把可憐的致不來身上的魔鬼破解了。

(III)

第二天早晨將過十一點鐘，舟子接我來了。

我將夜間所有的那些迷信的恐怖已經略為搖散開不少，我也沒再要求致不來作那件事；他也沒向我貢獻那要看我靈魂黑暗處的意思。

我隨着他找到上船的地，我們狠親熱的握了手；可是他並沒提叫我再去看他。

船將要開，他轉過身兒往回走，並且回頭看我——只是很快的一眼。

「等等，」我命令着舟子，我站起叫他。

『我說，攷不來，』我喊。

他轉過身來看着我，我看見他的臉變了樣兒。他臉上的神氣帶出呆傻的難堪和厭惡，我看見過
傻孩子將要生病，就是那個神氣。

我軟下去了，轉過身去，背朝着他。

我納悶，他自己照鏡子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那個樣子。

然後，我只納悶他從我身上看出什麼來……

我永遠不能回去問他。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三五四

一些印象(續)

舍予

由前兩段看來，好像我不大喜歡濟南似的。不，不，有大不然者！有幽默的人愛「看」，看了，能不發笑嗎？天下可有幾件事，幾件東西，叫你看完而不發笑的？不信，閉上一隻眼，看你自己的鼻子，你不笑纔怪；先不用說別的。有的人看什麼也不笑，也對呀；喜悲劇的人不替古人落淚不痛快，因為他好「覺」；設身處地的那麼一「覺」，世界上的事兒便少有不叫淚腺要動作動作的。嘔，原來如此！

濟南有許多好的事兒，隨便說幾種吧：葱好，這是公認的吧，不是我造謠生事。聽說，猶太人少有得肺病的，因為吃魚吃的多；山東人是不是因為多嚼大葱而不患肺病呢？這倒值得調查一下，好叫吃完葱的士女不必說話怪含羞的用手掩着嘴；假如調查結果真是山西河南廣東因肺病而死的比山東多着七八十來個，（一年多七八十，一萬年要多若干？）而其主因確是因為口中的葱味使肺病菌倒退四十里。

在小嘍兒裏，時常用葱尖比美婦人的手指，這自然是春葱，決不會是山東的老葱；設若美婦人的十指都和老葱一般兒粗，（你曉得山東老葱的直徑是若干寸？），一旦婦女革命，打倒男人，一個

嘴巴子還不把男人的半個臉打飛！這決不是濟南的老葱不美，不是。蔥花自誇沒有什麼美麗；蔥葉也比不上蒲葉那樣挺秀，竹葉那樣清勁，連蒜葉也比不止，因為蒜葉至少可以假充水仙。不要花，不看葉，單看葱白兒，你便覺得葱的偉麗了。看運動家，別看他或她的臉，要先看那兩條完美的腿，看葱亦然。（運動家注意。這裡一點污辱的意思沒有；我自己的腿比蒜苗還細，焉敢攀高比諸葱哉！）濟南的葱白起碼有三尺來長吧；粗呢，總比我的手腕粗着一兩圈兒——有願看我的手腕者，請納參觀費大洋二角。這還不算什麼，最美是那個晶亮，含着水，細潤，純潔的白顏色。這個純潔的白色好像只有看見過古代希臘女神的乳房者纔能明白其中的奧妙，鮮，白，帶着滋養生命的乳漿！這個白色叫你捨不得吃牠，而拿在手中顫着，讚嘆着，好像對於宇宙的偉大有所領悟。由不得把牠一層層的剝開，每一層落下來，都好似油酥餅的折疊；這個油酥餅可不「人」手烙成的。一層層上的長直紋兒，一絲不亂的，比畫圖用的白絹還美麗。看見這些紋兒，再看看饅饅，你非多吃半斤饅饅不可。人們常說——帶着刺諷的意味——山東人吃的多，是不知葱之美者也！

反對吃葱的人們總是說：葱雖好，可是味道有不得人心之處。其定這是一面之詞；假若大家都吃葱，而且時常開個「吃蔥競賽會」，第一名贈以重廿斤金杯一個，你看還敢有人反對否！

記得，在新嘉坡的時候，街上有賣柘蓮者，味臭無比，可是土人和華人久住南洋者都嗜之若命。並且聽說，英國維克胸利亞女皇吃過一切果品，只是沒有嘗過柘蓮，引為憾事。濟南的葱，老寔的講，實在沒有奇怪味道，而且確是甜津津的。假如你不信呢，吃一棵嘗嘗。

葱以外，濟南還有許多好東西，好事兒，等下次再說。

校事摘要

日本賀川豐彥博士來校講演

日本賀川豐彥博士，係世界著名之社會經濟學家；在東京大阪各處，舉辦社會事業實驗中心，頗著成效。且賀川博士著作極豐，出版各書，達六十餘種，風行全球，為各國人士所歡迎。此次膺中華教會之請，赴滬縣開會，路經濟南，勾留三日，在本校作公開講演，前後凡五次。每次講演，來賓均踴躍異常，未開講而座已滿，後至者皆佇立靜聽，目始至終，毫無倦容。按賀川先生，且為日本社會黨領袖。社會黨雖屬政黨之一，但賀川氏並不是受政府津貼之黨員，乃因其熱心社會事業，且對於服務社會確有成效，而被社會黨愛戴，尊之為領袖者。賀川氏之社會主義，非狹小的日本社會主義，乃以全世界為一整個社會，以服務全人類為目的，因此伊對於日本政府所持之狹小的國家主義，很不贊成。伊曾述及伊個人服務社會之經過云，為服務貧民，伊曾親身寄居貧民窟中十四年，結果因伊之筆墨宣傳，獲得日政府廢除貧民窟，用日金二千萬元，建築貧民宿舍。在「基督教

對於日本之貢獻」一講中，伊曾舉出許多例証：如提倡教育，使男女教育機會均等；改善社會生活，使因受生活壓迫而自殺者日見減少；改良婚姻，使離婚案件減少。據伊所統計，在基督教未發達之先，離婚案件有百分之四十五；在基督教既發達之後，竟減少至百分之十一。最近伊在日本提倡廢娼，提倡禁酒，俱能喚起國人一致努力云云。

朱經農先生來校講演

教育界名宿朱經農先生，日前由京赴平，接收太夫人，路過濟垣，來訪本校。十五號下午四時半，本校全體教職員，假辦公樓爲朱先生開歡迎會。十六號早會，並蒙蒞臨講演，講題爲「愛」字滔滔萬言，極動聽聞。

何廳長來校參觀

一月二十一日，吾省教育廳長何仙槎先生，來校參觀。當由文理學院院長林濟青先生，招集各學系主任教員，担任招待，先在辦公樓招待廳小憩，略進茶點，隨即陪伴何廳長去各部觀覽云。

日本教育觀光團來校參觀

日本教育觀光團日前過濟，由省立第一職業學校校長孟憲寰先生介紹，來本校參觀。同行者有日本總領事西田畊一，及住濟之馬場春吉二君。教育觀光團四人，爲東亞學校教務主任樺木真一，東亞高等豫備學校學監三輪田輪三，文部省督學官龍山義亮，及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奧田寬太郎四君。

馮庸大學內地徒步旅行團來校參觀

馮庸大學內地徒步旅行團，係馮大學生金鐵夫、陳天國、王光宇、徐景智、邱景星、李殿鈞、歐陽愷等七人所組成。於十九年十二月從該校出發，沿平遼鐵路行經平津，再沿津浦路線行抵濟南；在濟勾留三日，特於二十七日下午來本校參觀。本校文理學院林院長殷勤招待，並餉以茶點，叙談多時，迨至覽畢離校，時近四點矣。

參觀本校者之統計

本校歡迎參觀來賓，以故中外人士之前來觀覽者，日必數起。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一日之四十日內，共計招待來賓一百五十人。（學校團體不在內）茲特將其代表之團體及人數開列於左：

教育界 十一人

學界 八十六人

商界 二十六人

政界 十二人

新聞界 二人

婦女 二人

日本人 五人

未詳 六人

共計 一百五十人

教育學系添置心理儀器

本校文學院教育學系主任王鴻猷博士，鑒于教授心理學課程時，缺乏儀器，難資實驗，近特致函西國，定購儀器數種，需款約在兩三千元之譜。據博士言，此種儀器，較其他任何科學儀器昂貴，此次所購者，因限于經濟關係，祇為普通試驗之用，至于精細儀器，當俟後陸續添置云。

本校物理學系添購實驗儀器

本校理學院物理學系主任陳文彬先生，鑒于物理學系所有儀器，尙不足用，特與院長商確，設法添置。茲聞除第一批已購到之四五百元儀器外，近又分向外國定購二三十件之多。據云其中有光學儀器四五件，其餘則皆爲電學。統計需銀，約在四千元左右云。

物理學系購到參考書多種

物理學系前曾向國外大書坊函購物理學參考書多種，計有德文書籍五十五本，多係關於相對論，原子論，量子論，熱力學，及電力學等科；有英文書籍八本，係關於電學，及實驗工作者。頃聞該宗書籍，近已陸續郵寄到校。陳諸本校之奧古士丁圖書館內，以備研究物理學者隨時披閱云。

本校生物學系添置參考書

本校理學院生物學系所藏動物分類之參考書，最稱豐富，爲全國各校生物學系之冠。近更添購關於胚胎學，及遺跡學之參考書多種。該書籍概爲西文，約有三十本左右，不日可以來校云。

理學院生物學系添授新課程

本校理學院生物學系，對於本學期之課程已擬定，除繼續教授上學期末竟各課外，再添授植物學及進化論兩種。植物學一課，按四學分計，每週講授二小時，實驗六小時。進化論一課，按三學分計，每週講授三小時。聞此二種課程，將由陳新國博士担任教授云。

物理學系本學期課程

本校理學院物理學系，對於本學期應授之各課程已擬妥如下：

魏培修先生授大學普通物理。計熱學與光學及音學兩種，每週各講授二小時，各實驗三小時。又高等電磁學，每週講授一小時，實驗六小時。凡理學院及醫學院學生均可選習。

陳文彬先生授理論物理。每週除接授上學期末完之原子論二小時外，另有高級電學，並授電磁學及光學理論三小時，熱力學與相對論各二小時。爲物理學系學生之主科。數學系學生亦可選習，以之爲應用數學之學分。

本校圖書館又到大宗書籍

本校圖書館，新到大宗書籍，經，史，子，集，小學，叢書，類書，等共一百六十二種，六千一百六十九本。內有明板六種，康熙，乾隆時之初版書籍，亦不爲少云。

本校圖書館雜誌數目大增

本校圖書館所收得之各種中文雜誌刊物甚多，據中國學生雜誌圖書館專號所載，曾以二百七十五種佔全國圖書館收得雜誌刊物最多之第二名。去秋自本校發行齊大旬刊，齊大月刊，及社會學雜誌以來，各地出版機關之以刊物來交換者，極見繁多。日昨特調查所收得之種數，則已由二百七十五種增至四百一十七種矣。

本校觀象台報告民國二十一年之月食時期

茲據本校觀象臺報告，謂明年吾人可見月食二次：一爲三月二十二日；一爲九月十五日。茲將各限時分，開列於後：

十二一年三月廿二日月偏食	
濟南平時	
初虧	下午六時四十八分
食甚	下午八時二十一分
復圓	下午九時五十四分
食分	九分七三
方位	初虧北偏東九十度 復圓北偏西三十二度

十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月偏食	
濟南平時	
初虧	上午三時七分
食甚	上午四時四十九分
復圓	上午六時三十一分
食分	九分八二
方位	初虧北偏東八十九度 復圓北偏西一百四十七度

本校觀象台預報二十一年之二十四節氣

茲收到本校觀象台送來民國二十一年之二十四節氣時分表一紙，知其對於各校預定校歷大有裨益，特為披露於左：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十四節氣時分表

夏至	芒種	小滿	立夏	穀雨	清明	春分	驚蟄	雨水	立春	大寒	小寒
六月二十一日 下午十一時十四分	六月六日 上午六時十八分	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二時五十五分	五月六日 上午一時四十三分	四月二十日 下午三時十五分	四月五日 上午七時五十二分	三月三十一日 上午三時三十九分	三月六日 上午二時三十四分	二月二十日 上午四時十二分	二月五日 上午八時十三分	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一時四十九分	一月六日 下午八時二十七分

冬至	大雪	小雪	立冬	霜降	寒露	秋分	白露	處暑	立秋	大暑	小暑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午九時十六分	十二月七日 下午三時二十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八時十分	十一月七日 下午十時四十九分	十月二十三日 下午十一時三分	十月八日 下午八時八分	九月二十三日 下午二時十三分	九月八日 上午五時零分	八月二十三日 下午五時二分	八月八日 上午二時二十七分	七月二十三日 上午十時十二分	七月七日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余博士赴京出席中國社會學社第一次年會

本校社會經濟學系主任余天庥博士，於放假之日，前往南京，出席中國社會學社第一次年會。曾在會中宣讀所著論文，「中國近三十年人才之分析」，極蒙與會諸君之讚賞。並被該社推為理事，籌畫進行一切社務。迨至事畢返校，已是歲月更新矣。

社會學系編輯英文社會學字典辭典

社會學之研究，在吾國尙屬萌芽時期，國內所出版之關於社會學書籍，類多投機營利，無什價值，故一切研究參考用書，不得不賴英文書報之補助。本校社會學系主任余天庥博士，為協助學者閱讀英文社會學書報起見，特於授課之暇，從事於社會學英字之採集，以期編成社會學字典辭典兩種巨著。關於字典者，近已搜集甚夥，不久即可出版云。

女生休息室已開放

本校為謀女生便利起見，特在考文樓二層添設女生休息室，以備上課下課之間，便於更衣，盥

洗·憩息等事。該休息室早已修理完竣，內有磁盆·磁桶，桌椅諸物。聞於寒假滿期，繼續上課之日，已實行開放云。

本校年刊近訊

本校年刊籌備委員會自成立後，即由姜君子航擬具年刊委員會簡章，分給全體同學，徵求意見。嗣開文理醫三學院各級代表大會，報告籌備會進行經過，並預先提出正式年刊委員之芳名，以備全體大會之接收。一月十七晚七時，在醫學院大禮堂開全體大會。內容除通過議案，接收或刪改籌備會所擬之簡章外，並採納各級代表大會初選職員之提名而複選之。茲將複選結果列左：

一 年刊委員會主席 強一經君

二 總務部部長 羅玉崑君

庶務股 趙恩順君

廣告股 姚慈惠君

文牘股 邱運熹君

三 經濟部部長 張淑蕙君

校事摘要

會計股

徐紹廣君

稽核股

李永昌君

四 編輯部部長

黎懷英君

著作股(英文)

王介忱君

梁其琛君

黃福韶君

著作股(漢文)

孔祥林君

魏興謙君

馮蘭芬君

美術股：攝影

王恩曾君

馬德齡君

繪畫

劉青萍君

黃希哲君

五 出版部部長

劉錫恭君

印刷股

劉鈺非君

梁其璇君

發行股

夏德貞君

郭述文君

陝災救濟遊藝大會之盛況

客歲十二月三十日晚間，留校學生等爲救濟陝災，舉行遊藝大會，售票集款，助賑災民。該日下午五點，來賓集於廣智院大禮堂，熙熙攘攘，五百餘人，堪稱盛會。內容有國劇，有電影，有歌，有舞，有中西音樂，有新舊遊戲，極蒙觀衆所稱許云。

編輯部的一兩句

民國二十年！都抱着一種希望，願意這個，希望那個；可是最大的盼望，恐怕是不約而同的希望國家太平，諸事得以發展。果然希望與行爲一致，誰也不往死路上走，太平是定可實現的；國家一太平，別的事兒自然都有了辦法；這實在不僅是個希望，而是由大家的努力確能得到的。努力呀，民國二十年一定要成個太平年的！

我們這個小月刊的希望是很簡單的，——能按期出版，一期比一期的材料豐富，便足以自豪。我們歡迎投稿，尤其是關於科學的著述與譯品。

齊大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三七〇